

乾坤正氣集

劉子文編卷一

明劉宗周著

涇縣潘錫恩校

遵例陳情懇賜侍養以全子道疏

萬曆甲辰十一月二十七日初任行人司行人

臣原籍浙江紹興府會稽縣人中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母憂屆籍守制萬曆三十二年六月除授今職復蒙聖恩於萬曆三十一年旌表臣母章氏節行臣以一介草茅叨列清班寵光先德雖捐糜曷圖報稱何敢遽恤私家顧君親恩並求臣子兩全之地敢籌緩迫而陳至情惟陛下憐鑒之臣有祖父劉焯壯歲喪臣祖母陳氏義不再娶舉臣父輩三子臣父天止遺腹生臣臣二叔父繼天皆無後影相弔者祖孫母子三人凶喪頻仍田廬盡賣終歲閒半入山半寄食於臣舅氏臣母躬紡績以奉祖而臣祖嚴義方以訓臣伶仃孤苦以有成立臣叨一第臣母終於家匍匐歸影相弔

者祖孫二人終歲閒半入山半寄食於臣舅氏如故也茲臣辭膝下致身清朝子遺臣祖一人耳見今行年八十身既無依養且無家流移衰邁朝不暮保而臣風塵羈旅倏焉彌歲不勝烏哺之思積思成病轉病轉思祖孫二人不能更相爲命矣日臣祖勉臣就道也豈不曰敬爾在官無以老耄故持二心而臣滋傷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誰無父母未有如臣情之苦者子能仕父教之忠不能舍孝以作忠卽以四窮民二十餘年辛苦幸見天日寧必辭祿以爲孝但鰥祖孤孫勢不能一日相拋而臣使臣也欲迎養在官啟處不遑將枉道歸寧簡書可畏轉輾踟躕進退狼狽終不容已乞身之念來日無多聊以報祖恩而臣亦得以苟延殘喘尙可報陛下之恩也使臣生不見父長不殮母壯不養祖蹉跎一朝而并三恨臣死且不瞑目尙能覩顏爲朝廷犬馬乎恭遇陛下仁覆光

天孝思錫類凡情切父子屢荷矜憐豈敘在祖孫而有異視伏讀
大明令凡官員祖父母父母年及七十果無以次人丁自願離職
侍養者聽臣之事體委與例合爲此激切上陳懇恩敕下吏部查
覆臣疏放臣同籍侍養則祖孫已後之年均荷再造臣雖不肖亦
死且不朽臣無任戰慄顛懇之至

遵例再懇天恩終賜侍養以伸子情疏 乙巳三月

臣浙江紹興府會稽縣人申萬曆二十九年進士丁母憂回籍服
闋萬曆三十二年六月除授今職痛有祖父劉焯侍養無人於本
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披瀝烏私未蒙明旨復及今春恭逢吏計罔
測天威旣望闕而踟躕益瞻雲而憔悴伏念臣遭家不造遺腹稱
孤臣祖與臣母忍萬死以圖存臣與祖若母并一身而爲命迨臣
長而臣母歿今臣仕而臣祖老旣無叔伯又絕弟兄臣以孤子當

室抱疾經年祖以老耄居鰥子遺萬里竄跡荒山生涯無以卒歲倚門終日鬱思至於傷脾昔猶善飯而今浸衰臣欲爲貧而天不弔幸而歸寧在卽或爲骨肉如初臣祖春秋八十有一矣報罔極之恩餘年何及臣齒未三十也急無逃之義他日尤長倘致身之節旣二於縈家而將父之懷仍牽於持祿俾祖爲聖朝之笑獨則臣實名教之罪人所以臣心日痛欲待罪而無期亦知臣罪當誅敢爲親而請命也伏讀大明令凡官員祖父母父母年及七十果無以次人丁自願離職侍養者聽懇乞聖慈憐憫臣情敕下吏部查覆臣疏放回故里永侍高堂惟皇天后土昭鑒微忱合鰥祖孤孫銘鏤大造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敬循使職諮陳王政之要懇祈聖明端本教家推恩起化以

裨宗藩以保萬世治安疏

癸丑

臣聞周官之制宗伯之屬有大小行人掌邦國之禮達天下之六節以有事於諸侯比及返命則以五書述邦國之故每國辨異而獻諸王王乃爲之修其政刑秩其典常協其度數恤其災疹而後巡狩省頰之制因之蓋行人之職如此其重也其在皇華之什也載馳載驅周爰諮諏則入告我后有自來矣三代以降官無專設治化茂焉明興制監前古特設行人司隸於禮部入掌典籍出寄絲綸有周官遺意焉遭世成平鮮梯航之役使節所臨率居宗國歲爲聖天子展親親之典者若而人臣不佞謬膺簡任萬厯四十年四月內奉命副戶科右給事中彭惟成往益府行冊封禮役旣竣爰報成事臣居恒念天下事大壞極弊者未易枚舉而宗藩之政尤爲孔亟敢因馳驅所及俯竭愚悃少贊末議以修古行人之職惟陛下試採擇焉臣聞宋儒張載有言曰爲治不法三代者終

苟且也夫三代之法莫大乎封建諸侯唐太宗讀周禮慨然歎曰
不封建不井田不肉刑而欲法三代之治其道無繇已於是命羣
臣議封建終阻異說識者恨之顧封建之法已不行於後世而代
興之君分封同姓子弟猶稍稍緣飾其義乃所謂存什一於千百
者竟安在乎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肇造中夏大啓土宇以封諸王
外捍邊陲中制襟腹一時草創制度載在祖訓中亦略損益前代
之遺雖未暇盡善而規模宏遠矣嘗以封建諸王禮成諭羣臣曰
先王封建上衛國家下安生民周行之而久遠秦廢之而速亡晉
漢以下莫不皆然其間治亂不同特顧施爲何如耳大哉王言真
有意乎三代之治而惜乎當時爲之臣者不能將順其意講求一
代經久之規以遺子孫而至於一傳而弊也分封過侈葉居升預
策之矣嗣後文皇帝起於藩服遂增東濕之政累朝以降一懲於

漢再懲於寧而國家所以計防宗室者已無餘力矣乃猜忌刻削之制窮而因仍苟且之政弊澤竭於上威頓於下至今日而宗藩之困亟矣國家受宗藩之困亦亟矣當事者思欲善變之而不得其說也顧標而失本覩其偏而遺其全亦何救於成敗之數乎臣以爲欲策時宜莫若行王政行先王之政者莫若法先王之意而通之臣請以六議臚獻一曰議爵臣聞古者天子衆建諸侯列爵五等曰公侯伯子男其施於國中亦五等曰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諸侯適子世國其別子遞降視卿大夫士親盡則列庶人猶親王而降有郡王將軍中尉也乃制自邵王至奉國中尉凡七等不已濫乎今準郡王之爵視上大夫卿鎮國將軍視下大夫鎮國中尉視上士輔國中尉視中士奉國中尉視下士則二將軍之爵可裁也蓋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五服之制以三爲五以五

爲九無可推矣故宗法惟繼別者稱大宗得世其家小宗親盡則
遷皆不得世家則將軍中尉之世爵宜降也又有有小宗而無大
宗者無適則不立大宗則庶別之封爵宜降也繼別者雖庶不降
雖絕必繼重統也女子於本宗又遞降矣乃制自郡主至鄉君凡
五等不又濫乎今準封親王之女郡王之女將軍之女服屬已卑
則曾元之女爵可裁也與曾元儀賓之爵可並裁也隆慶中禮部
議濫爵事例請親王之子世適而外封其四子郡王封其二鎮輔
奉國將軍并適子封其二無適子止許世子一人請封中尉不論
適庶止許一人額外之子止給冠帶銀兩實本豐林王台瀚所奏
夫限子封爵於禮無所考據恐非所以昭一體普大公之義也且
封爵遠及七世七世之孫尙襲中尉而親王第六子卽列爲庶人
不旣戾乎孰若明宗法復先王五等之頒庶幾於名正於事順矣

一曰議祿臣聞古者大國地方百里次七十里小國五十里百里之國君田三萬二千畝七十里之國二萬四千畝五十里之國一萬六千畝今國初定制親王祿萬石亦略可倣古百里君田所入之數後或限八千石六千石而成化中減例支萬石者實折二千石石折銀一兩則視小國之數且儉矣今請以次國定制可乎君十卿祿則郡王祿二千石不可議減乎卿祿三大夫則鎮國將軍一千石不可議減乎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則輔國將軍之八百石奉國將軍之六百石制在不經無論矣而三中尉之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不可遞而議減乎推而郡主儀賓之祿不可議減乎資奩之給不可已乎蓋先王之世士必世祿世祿之等自不得埒於職官之俸卽遞降而至百畝之糞亦已不薄矣而又開之以仕進之路常祿之外復有圭田如近制流官俸薪之

例斯不亦親親賢賢恩誼曲盡乎臣計今天下宗藩之以將軍中尉名不知其幾千萬也歲歲而供之卽空天下之山海不足以填無窮之壑乃虛額之以廩祿而實坐之以飢寒往牒所載親王而下有給祿僅半者有給十之二三者有經年不得關領者有三年五年不得關領者而諸宗乃大困有司莫以上聞朝廷知而不問卽諸宗亦且習以爲固然而無可奈何於是嘉靖中衡王奏辭祿米之半補宗祿不敷者而棗陽王佑樞上書願準漢唐故事得應舉効用力田自活免飢寒不敢煩歲祿彼豈不樂貴且富如疇昔哉凡以被空名而受實禍也於是先臣王世貞亦言宗祿不給請自奉國將軍諸子以下聽免祿秩先後議覈議減殆無虛日而卒無以定畫一之規也曷不取王制而通之乎誠使親王而下定之以六等之頒則歲歲所供取諸其樽節而不匱而宗藩之實被其

澤者不啻涸魴之起矣一日議官臣聞古者任官之法公族之倫與比閭族黨之民並齒而論秀列爲卿大夫士今宗藩中長史等官並不任宗室一人而流官之任又率用遷人處之旣薄待宗人以不足用而又輕視宗藩以不必治一至此者臣讀皇明祖訓一條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名以聞朝廷考驗換授官職其陞轉如常選法煌煌聖謨固未嘗禁宗人以仕進也今姑未暇備極其用之之途惟王府官屬文若長史司等武若指揮使司等宗人尤可自效請自將軍中尉中聽撫按官歲覈其賢者薦之於朝度能授任仍從各王府更相調用如流官之制此而絮知程能豈遽出遷人下者且用一宗室卽省一流官亦可以清冗官之弊至若王官之必用左遷與王官之不外轉本朝實無此制國初楊士奇以史官高等擢爲審理副後入翰林卒爲名臣

宣德中周忱自長史累尚書成化中雷霖以長史陞提學副使萬
厯中趙世卿自長史累尚書臣鄉周應中亦以王官謫籍起厯光
祿少卿此外尙不能更僕數何嫌何異而過主分別以叢任官之
弊長史職專輔導王有失例罪輔導官厥係非細而卒充以有司
之墨敗者審理以下莫不皆然則王府固天下逋逃藪而王府視
其官屬非特贅疣無用抑亦如蛇蝎盜賊之不可近惟恐驅除之
不速而又何利焉何怪乎王之德業罔聞而國日瘁也卽如郡王
府教授郡王講讀資焉今歲貢自訓導厯府授已不下一二十年
計其齒亦當八九十虞且晚就木耳有何文學有何精彩責之
以效用如以充故事而已則國家廩祿可惜也臣按先朝奏準事
例凡長史等官於國子監及在外有學行教官中陞授類而推之
宜并及有司之聲績優著者仍與宗室中相參擢用任滿之後一

體改遷庶幾官聯肅而輔導宏其爲藩國之神非小補矣一日議
教臣聞古者王世子王子羣后之世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生
而有教八歲而入小學十有五年比冠乃入大學與凡民之論秀
而升者齒焉大樂正造之教以詩書禮樂七年視小成九年視大
成焉諸侯之制天子命之教則立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
郊所謂鄉學也亦曰泮宮而其教之行於邦國者家有塾黨有庠
州有序而統之以鄉學凡民之生者亦以時入學焉三年而大比
之鄉大夫實其良能而升之司徒已升之太學已升之司馬而材
之又簡其不帥教者而移之屏之遠方焉其庶子之爲政於公族
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長幼之節焉蓋
所以重胄子正公族備造士之方有如此者今國家近制且爲宗
藩立宗學矣而制度未詳官職未備廣勵未專辨論未時非所以

爲訓也方今國家文教休明舉海內窮鄉僻壤莫不修六藝之科服孔孟之道以備薪樵充王國之楨榦而獨於神明之胄忍爲黔首之愚不亦悖乎夫古之學者將以適於仕也今登進之途塞而先資之業荒矣爲父兄者以何恃而教爲子弟者以何恃而學雖日抗之以師保之尊行之以督責之術吾未見其有帥也由是聰明才智之性軼於無所用而動扞文網若楚之訐述之譁往往而是當事者乃始操三尺而議其後不少貸焉亦不教而殺謂之虐而已矣制請郡王府各立小學教授掌之郡王之胄子及諸子諸孫以降生而幼學於斯焉王府立大學宗正府宗正掌之宗副副之又設左右教授分理之親王之胄子諸子及郡王之胄子弱而冠學於斯焉郡王之諸子諸孫以降簡其秀者進學於斯焉於是乎提調之以有司衡之以督學憲臣主之以按臣三年而大比簡

其秀而升之辟雍又簡而進之上升之冢宰與科甲一體敘選其
胃子必入大學九年視成而後得世爵其衆子必簡入大學九年
視成必與大比之選而後得拜爵其不入大學者爲不帥則不授
以爵禮曰親未盡而列爲庶人賤無能也其教必先德行重經術
本先王詩書禮樂之道而文藝次之其大比賓興略倣選貢例以
論行爲主若漢賢良方正孝弟力田諸科最爲近古而科舉帖括
不與焉夫鄉舉里選之典壞而言揚行舉之意微士鮮有用之才
朝多倖位之弊甚矣後世科舉之謬也先臣李承芳邱濬等著論
皆以科舉壞天下士習欲復古制而先臣呂柟言歲貢入監有合
於古鄉舉里選之遺誠爲確論今必欲處宗藩以科舉而持帖括
之技與郡邑諸生較利鈍此必不勝之數方今立宗學開科舉亦
有年矣而賢書列薦者幾人明與其進陰阨其途雖有豪傑之士

能不死心解體乎臣請及今講明先王取士之法收宗室之賢才而通行於天下郡邑則亦本朝一盛事也一日議養臣聞古者封建井田相爲表裏井田之制諸侯卿大夫士各有公田與都鄙之民共井而九一分之每夫授田百畝合八家之力以助耕公田以給君以下之廩祿上下相保忠愛樂利蓋甚盛也若夫夏后氏之貢法鄉遂之制通焉後世取民者往往述之王制既廢上多取而無藝下兼并而不均生民之困也久矣國家之待宗室也奪四民之業而歲給口糧計不下數百萬石世世雲初與天無極長此安窮封爵之祿且不給而況於口糧乎亦終坐斃而已臣請親王而下各受田如古之制其列爲庶宗者編插都鄙給以廬舍卽佃其公族之田每五世親盡而始分者一夫授以百畝歲視豐歉而賦之公族以供親王以下之歲祿其國家租庸調一切除之如大國

君田三萬二千畝準輸歲祿一萬石不過江南賦役之額耳或祿從減例差得準貢助之數而佃者可以無困仍視公田肥瘠以爲差等君祿而下且以類推逮數世之後生齒倍繁量視貧乏給以餘夫之田田盡而止仍聽工商自便各從生理則舉藩國之內自親王以下世世不必煩縣官一粒而庶宗亦得以世守常業少免於飢寒之困矣其新封之國無庶宗者聽有司征收或徙外藩貧宗實之開國以來封爵萬計勢難盡給公田惟自今伊始子弟續封者聽有司從長設處邇者福王開國常祿之外不賜莊田四萬頃資贍養乎臣以爲賜履所入卽常祿矣而復祿之乎祿不過萬石而侈至四萬頃乎莊田額賜祖制未詳國初固有賜王諸子田六十頃例酌而推之臣請及今定制不用莊田名色準古封國君田所得給以世守免支歲祿額外量加優贍出自特典而先王封

建井田之遺一舉而復見於今日矣或者曰公田之說行則數世而後勢必盡括民田以益之而不足不成偏重之勢乎夫以宗室當天下固無幾也且澤以世降田以夫授有定制而無兼并適與百姓通爲肥瘠何偏重之與有今天下困矣井田之制旣不可復計莫若倣中古限田之法寧禁宗室有分田乎此一役也以野人養君子而無專城之嫌以宗人養宗人而無竭澤之患臣未見其迂遠而濶事情也一曰議制臣聞古者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天子五載而巡狩入疆問治慶讓行焉於是乎削不敬流不從討叛其加地進律則以功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而朝曰述職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巡狩之制不行於後世今制歲遣御史往按各省直王國隸焉大夫之監天子之狩卽其義也而法令疎濶例不過考察官屬題行文移而已今請定制

凡王國中動違祖訓者御史劾奏之輕則削地重則削秩其賢如
河間東平之流御史奏聞加地進律將軍而下得從錄用親王報
生請名請婚請封請祭及郡王以下請封請祭皆從御史報聞其
郡王以下生名婚嫁皆從親王主之御史與聞之比五年王遣郡
王以朝於天子而述其一國之事類其生死名婚而登之玉牒國
初親王有覲禮天順而後廢矣攝卿之聘可通也諸典禮之不必
數請於朝也抑有說焉宗藩困矣又重之以奔命數數行賂京師
賂乃得請數世而後空國不支至有逾時而不舉者臣聞親王襲
封內官監該監索賄萬金郡王襲封及王妃郡王妃封亦不下二
三千金他典禮殺是習以爲常否則槩從沈壓不以上聞宗藩若
之刑餘之輩安得逞盜隔之奸壅聖天子敦睦之澤如此如辱朝
廷何陛下奈何不一問也夫禮雖庶人冠娶妻生死必告告於宗

也今槩經奏請何擾擾也古者八議之法一曰議親公族之制辟也王三宥不得則追赦之又不得則素服不舉如其倫之喪公族無宮刑不剪髮也今國家疎忌宗室有司以披剪爲務苟掛吏議動坐深文往者楚獄之冤噴有繁言死者不可復生而高牆閑宅之錮尙戴覆盆殊可愍也臣聞先後之發高牆者或犯在祖父而淹及子孫或坐在夫男而辱及妻女生入獄門永違天日直忍其類而剪之夫宗室之議倘從民間科斷除大辟外不過發戍已耳徒流已耳非永戍者則沒身而釋徒者限年而釋矣曾世世錮之乎臣請亟下所司及時推勘洗其矜疑者釋之以昭朝廷好生之德仍請著爲定例凡應發高牆閑宅者準照戍流徒配之例酌其輕重或限以年或限以世皆得不坐妻子以時前釋庶幾用法平而宗室無冤民矣中州天下之腹心也周公營洛邑焉往者陳

勝發難先趣入陳勝國時紅巾之亂亦起汝潁間蓋四戰之區也
今周府宗室之繁甲於天下若唐府伊府趙府鄭府崇府徽府潞
府又新開福府所在充斥至竭中土之民力而不能給倘以歲之
不時盜賊蜂起變出意外宗室必先受其蹂躪而且挾以貧宗之
蠢動一夫作難長驅四潰天下騷然矣曩者宗祿不給至推行臺
凌撫臣不一而足此其漸詎可長也漢時吳楚之禍以尾大而不
掉今日中州之虞以挺急而走險其勢一也臣請自後開國不得
更擇河南地方仍以周府郡王分王於三楚百粵隸之就近王國
并及天下宗藩若陝西韓府等槩議調劑庶可以蘇地方之困周
先事之圖乎凡若此者又皆酌古準今以權未盡之制者也臣聞
三代封建諸侯親賢並置成周之制尤重懿親同姓五十國至裂
地數百里者詩曰宗子維城無俾城壞言其爲王室衛也迨其後

也魯衛曹鄭之祚微而王室因之矣秦亡孤立晉亂於骨肉相殘
尤爲殷監漢興過封子弟未必遂七國之謀而文景以後之削弱
卒成王莽之篡東京好禮終鮮禍敗禁闈之禍莫慘於唐族轅之
釁莫替於宋若其應舉效用代顯賢俊則猶制之得者由是觀之
有天下者鮮不與宗室相爲存亡而其善敗得失之故亦略可觀
己臣觀今日之勢蓋已岌岌乎盡蹈漢唐季世之轍矣爵濫而輕
祿侈而匱官不惟賢制不盡利庶而不富且教其能久而不亂乎
漢儒董仲舒告其君曰臨政願治不若退而更化更化則善治今
天下殆更化之日乎高皇帝剗制立法萬世率由而其推行之勢
固未嘗膠於成迹草昧之初利用建侯經營之後主於強幹義勝
則推之以恩恩窒則經之以制勢固然也是故執洪武之事例於
永宣之世則窮執永宣之事例於正嘉之世則窮逮而今日則益

窮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之謂也若夫高皇帝封建大旨未嘗不媲美先王而沿習之陋至降而爲漢唐之季世則亦後人之過也今天下吏治之汚民生之困士習之窳邊防之弛紀綱風俗之敗壞何者不出於後人之沿習而顧重誣祖宗乎然且指祖宗一二必窮必變之策斷斷持之以藉口於法祖是亦所爲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者也嗚呼更化宜時守成致治本高皇帝法外之意以行先王之政是在今日矣雖然臣所議者致治之具也尤有要焉昔孟子告齊宣王曰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夫推恩必自近始矣傳曰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今夫繼體而主宗廟社稷之重者非皇太子乎太子之職問安視膳一日再朝禮也今陛下深居宮禁務與臣下隔絕雖皇太子至親不一示以面不宣召寢門者有年何論朝夕則皇太子子職之

謂何且陛下日溺於宦官宮妾之近而皇太子羣臣處睽隔之勢亦豈社稷之福哉歲在癸卯妖言興宮府震愕毀棄於睽也賴陛下明聖愈篤至情而國體虧矣世不乏左右窺伺之奸多方播弄使孝子見疎忠臣被搆陛下獨不念之乎本朝家法最嚴儲訓最切更無年久不宣見東宮者惟肅皇帝晚年元修惑於方士二龍不相見之說爲先臣海瑞切諫而時先皇帝實潛裕邸無關儲訓陛下奈何效之且皇太子春秋鼎盛猶託於阿保之手亦知他日艱大之業乎昔高皇帝諭廷臣曰前者令皇太子躬聽朝臣啓事練習國政恐聽覽之際處置或有未當自今後政事啓於東宮者卿等二三大臣更爲參決可否然則儲君之道固不徒問安視膳間者陛下盍亦法高皇帝一令練習啓事益皇太子神智乎郊廟廢矣獨不可命皇太子一握七鬯乎至於東宮講席一曠九年諸

臣之補牘亦幾敝矣豈陛下之所厭者賢士大夫而復推厭於皇太子陛下之所狎者宦官宮妾而復推狎於皇太子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良冶之子必學爲裘固如是乎臣不暇遠稽祖宗教諭之規卽肅皇帝處裕邸固不若是卽先皇帝昔者處陛下於東宮亦不若是竊爲陛下不善愛皇太子矣由是而推之諸王福王不憊之國之期乎頃者來春之旨陛下能自信如皎日乎臣恐姑息之爲見者終不結之局也一日未之國則福王守藩之心一日未安陛下義方之愛亦一日未至乃瑞王逾壯而不婚天理人情舛戾已極尤其不可解者然則陛下之於所厚者無所不薄矣尙能推恩九族而保四海之大乎雖然陛下臨御以來孝竭兩宮錫類之澤首被宗潢庶幾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親而顧不能善推所爲使父子兄弟之間反置厥施則本原之地必有受其蔽者惟陛下

幡然悔悟自識本心杜有我之私屏怙終之見因明啓蔽推大孝以成大慈君君臣臣父子子由身而家由家而國而天下於以稽古定制起弊維新奠大宗於磐石仰追三代之隆直舉此而措之耳先正有言有關雝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殆謂此矣臣束髮受學竊從遺經慨慕古先哲王之化輒欲見之行事長而通籍遭際聖明幸得自効屬羸病久搜委溝壑之不測高厚難酬用抱耿耿爰以職事之將謬陳一得罔知躡越干冒天威安所逃罪倘蒙少寬鈇鉞之誅不棄芻蕘之見除躬修主德端天下大本大慮外將臣前列未議敕下該部詳看覆請施行一二宗藩幸甚天下幸甚臣無任待命之至

修正學以淑人心以培國家元氣疏

癸丑十月

臣使署冗員分不得論列天下事至於世教人心之責不擇人而

付者固未嘗限臣職守如杞人之憂天不以爲過臣因得熟觀今天下治亂之機輒敢效其狂瞽出位之誅又遑恤焉臣嘗讀國史至正統之世上下恬熙號稱治平然識者以爲經筵徒侈文具國家未必無意外之事未幾果有土木之變當是時距文廟不數十年揆厥所由靖難之役一籍奸黨而賢人君子誅夷略盡三楊徒以容悅養成王振之亂英廟北狩竟未有較然死節如所謂南朝李侍郎者一人空國之禍至是始驗乃知國家之有賢人君子猶人之有元氣也元氣削而其人未有不立槁者我皇上臨御四十餘年高拱無爲而天下晏如不忝正統初服然國運日已中葉矣邇者皇上於人才進退章疏是非一概置之不理遂使廷臣日趨爭競黨同伐異之風行而人心日下士習日險公車之章至有以東林爲語柄者臣竊痛之夫東林云者先臣顧憲成倡道於其鄉

以淑四方之學者也從之游者多不乏氣節耿介之士而真切學問如高攀龍劉永澄其最賢者憲成之學不苟自恕扶危顯微屏元黜頓得朱子之正傳亦喜別白君子小人身任名教之重挽天下於波靡一時士大夫從之不啻東漢龍門惟是清議太明流俗之士苦於東濕屬有救淮撫李三才一書謗議紛起卒罹讒囚以死識者恨之憲成死而有申憲成之說者其人未必皆憲成於是東林之風概益微而言者益得以乘之天下無論識不識無不攻東林且合朝野而收之以爲門戶門戶云嗟嗟東林果何罪哉自東林以清議格天下而最所樹敵者崑宣之說指顧天峻湯賓尹也二人各以察典報罷坐其黨者因切齒東林不忘報復爲翻局計御史熊廷弼固嘗詬東林者偶以私事議勘而積怨一發救廷弼者張皇四起逐總憲處臺省總結局於于王立諸臣而得志焉

崑宜報復之禍於是而慘矣乃至以廷弼一勘輒坐東林籠罩朝
士使總憲之法不得伸彰輝臺省之權不得爭可否何可測也說
者曰東林未嘗無小人固矣乃今之攻人往往不於流品而於其
意見以意見分門戶卽以門戶分流品如意見而已卽高攀龍姜
士昌劉元珍一元珍下有
有余玉簡等固已望而知其不同量倘朝廷一日賜

環而有不人人爭按劍者否獨以于玉立丁元薦爲亂天下乎畧
跡而原心二臣者亦皆較然不欺其志有國士之風何相迫之甚
也然則東林無罪與標榜唇齒已蹈漢人之失而復坐累於淮撫
欲盡錯天下黜貪之口以定天下之國是其誰聽之由是四面樹
敵一體之中頓分吳越陵夷至於今日報復不已使廟堂之上盡
成一片慘殺氣象則東林有不得辭其咎者矣然則攻之者是與
論朝事則論朝事耳不必以門戶阱也且吾以爲門戶而破之迺

今之發難於廷弼者果何人之報復乎是故摘流品可也爭意見不可也攻東林可也黨崑宣不可也臣聞之世之治也君子衷於和及其亂也小人尙同今天下非不和之患而黨同之患尙同之念牢不可破勢不能強君子以苟同則不得不黨小人以伐異臣勸諸臣反其所以攻人者而自訟焉卽爲東林之徒者亦姑反崑宣之戈而卒業於此交反而兩得其平亦庶乎其可以遠怨矣審如此將胥天下而游於大同又何以攻東林爲哉又何以攻東林爲哉雖然臣請進於是夫學亦難言矣昔者孔子沒門弟子轉相授受源遠而流益分子夏之後有子方子方之後有莊周流而爲輕世傲物彼其以聖人爲之依歸而且一再傳弊矣王守仁之學良知也無善無惡其弊也必爲佛老頑鈍而無恥顧憲成之學朱子也善善惡惡其弊也必爲申韓慘刻而不情佛老之害自憲成

而救臣懼一變復爲申韓自今日始夫救世者如調琴瑟爲緩
進之急則反之而已虞廷之授受曰中而孔門得之以爲傳心之
要法萬世學者準之斯則有進於東林者矣於戲本虞廷之中以
建皇極於上消偏黨之人心追和衷之盛事端有待於聖天子今
日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伏惟皇上表章正學明示在廷諸臣弗得肆爲攻擊以傷東林之
賢者仍下一切廷臣章奏立判忠邪使賢者安於有位而不肖者
亦得以洗心易慮共沐蕩平之化宗社幸甚不然殷監不遠空國
之禍將有臣所不忍言者矣臣愚無所知識痛念時事至此不容
隱忍輒忘忌諱冒干宸嚴伏惟聖明少垂鑒察

感激天恩敬修官守懇乞聖天子躬禮教以端法宮之則以

化天下疏

天啓辛酉十一月二日任禮部儀制司主事

臣荷皇祖神宗皇帝拔擢備員使署猥以羸疾坐廢有年所矣一
且遭際我皇上聖作物睹辜恩海宇以臣微賤濫竽起廢之典天
高地厚再荷生成其敢惜此頂踵不以致君父乃者受事禮曹切
夙夜兢兢於寅清之地而喟然於禮之可以爲國也臣請因事設
規爲當宁獻臣聞古人之言禮曰毋不敬而卽繼之曰放不可長
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是先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不盤
游畋居則被法服親圖史行以鷲和中以節奏盤盂几杖刀劍戶
牖有銘工誦箴警誦詩公卿比諫庶人傳言商旅議於市惟恐不
聞其過也而治化爛焉皆此物此志也臣入闕未幾卽見陛下朝
講時勤畱心治道庶幾具大有爲之資閒者道路之言還宮以後
頗事宴游或優人雜劇不離左右或射擊走馬馳騁後苑毋乃敗
度敗禮之漸與優人雜劇之類不過以聲色進御爲導慾之媒此

其爲害何啻毒藥猛獸卽陛下偶一近之已令此心不克自持況自今以往乎古者投壺射御雖六藝所不廢但恐陛下以馳騁之心爲之則亦未始非導慾之媒天理人欲有同行而異情者此類是也乃禮之大者又莫先於謹內外之閑矣故曰外言不入闕內言不出闕頃者奉聖夫人客氏於陛下有阿保之恩不忍遽出至出而復入自是孺慕真情特以大內森嚴恣一宮人出入不禁如此非所以閑內外耳而陛下方以人言及之一舉而遂諫臣者三人罰者一人至闕部以下舉朝爭之而不得則陛下又以一宮人成拒諫之名矣且陛下卽位以來遂諫官者屢矣若賈繼春以宮侍逐郭鞏劉重慶以輔臣逐魏應嘉馮三元張修德劉廷宣韋藩以邊事逐而今者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又以保姆遂矣不幾一日而空人之國乎臣於是而有感於宦官用事之禍也古者公卿

士大夫有罪則下廷議而理之不問其以禁中決也乃今朝逐一
諫官中旨也暮逐一諫官中旨也此中旨者陛下方用之以快一
時之喜怒而孰知前後左右又不難乘陛下之喜怒以快其私乎
方且日調狗馬鷹犬以蕩陛下之心日進聲色貨利以蠱陛下之
志凡可以結人主之懽者無所不至使人主日視此法家弼士如
仇讐而後得以指鹿爲馬盜陛下之威福或降斜封之敕或興鉤
黨之獄生殺予奪惟所自出而國家之大命隨之則亦宦官必致
之禍也乃今日試問得時用事親幸於陛下如左右手者非魏進
忠也耶然則導陛下逐諫官者魏進忠也并導陛下以優人雜劇
射擊走馬者亦魏進忠也不然則魏進忠之黨也陛下清明在躬
如蒙泉之初出方將追邁古先哲王以躋盛治乃竟爲忠等所誤
如此豈不深可恨哉昔裕陵以冲年卽位王振用事卒蹈土木之

難當是時上有張太后下有二楊猶不能蚤除萌孽以貽他日之禍正德初劉瑾等入奄亦導康陵以狗馬鷹犬之樂流毒縉紳幾於亡國至今言宦官之禍者必曰二正之季爲千古永鑒方今皇穹降割匝月之間國統再絕陛下以熒熒沖齡承天地神人之付托大禍未悔口口口口虎踞遼左旦夕竊發頃者復有川中土司之變以斯時也卽令陛下宵衣旰食與羣臣交儆於一堂之上猶懼萬無一濟乃欲與忠等共了天下事復蹈二正之轍此臣之所耿耿而不容已也雖然亦在陛下以禮自持而已語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是故目不接靡麗之色而視日明矣耳不聽柔曼之聲而聽日聰矣心不長滿假之志而善言日進矣四體不設暴慢之容而動罔不臧矣法宮之中有不狐鼠竄而奸宄肅清者未之有聞於是而可以正百官於是而可以齊萬民於是而可以

率蠻貊皆六禮之化也伏惟陛下毅然以古先哲王爲法將平日
併優馳騁之習一切屏絕而益稽古親賢以自輔開天下之言路
還票擬之職於閣臣仍敕內侍魏進忠等各凜高皇帝鐵榜之戒
毋蠱惑君心專權亂政以釀王振劉瑾之禍則天下幸甚至於奉
聖夫人客氏者陛下不過一時之依眷本無忝於大信其中謹禮
制而出之當無俟臣言之畢矣臣聞宋儒程顥嘗勸帝防未萌之
欲及勿輕天下之臣子宋神宗拱手謝之夫明主旣不廢未萌之
防則忠臣亦何必諱明盛之戒臣尤記皇祖時評事雒於仁以酒
色財氣四箴進規皇祖一時不懌卒感其言培四十八年無疆之
運臣雖不才致主之誼不敢自後先哲頃者切見倪思輝等以言
得罪旬日以來遂無諫者舉朝將坐視陛下之過而不救臣切痛
之臣禮臣也在禮言禮分無虞於越俎草野孤踪不識忌諱冒干

天威儻得藉手報稱萬一其敢逃斧鉞之誅惟聖明少垂鑒焉

奉

旨朕自登極以來遵守祖宗法度講學勤政並無宴游等事劉宗周出位妄言好生可惡本當重治姑從輕罰俸半年以後堂上官選著督率司屬各守職業毋得沽名濫擾該部知道進忠後改名忠賢時取旨予杖福清力救得免

參正孔廟祀典以尊萬古師道疏

辛酉十一月

臣辦事儀曹接邸報見廣東道御史董翼一本為聖裔已沐殊恩孔廟宜修缺典等事大抵為增祀至聖先師孔子皇祖王父防叔伯夏而發事關典禮而其說頗係斯道之晦明有不容隱忍而處於此者臣聞道之大原出於天而繼天立極若堯舜禹湯文武盛矣時至春秋世道際升降之會上天之心以為斯道不可一日不行於世也則篤生仲尼以素王講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教天下萬世使羣聖人之道亘萬世而行如一日而仲尼遂為萬世師所謂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者也然則萬世而下所以尊事

孔子者蓋可知矣臣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師也者有父之親而不必以情屬有君之尊而不必以爵隆況孔子萬世師乎過魯一祀而後代有追崇爵則自公而王矣謚則自宣而文宣而大成矣澤則子孫或以侯或以公矣然則言乎尊孔子之道未許也至我肅皇帝獨斷自宸衷易王而師易土像而木主去文宣不用昭至德之難名而孔子之聖始揭真面目於宇宙以全其所爲生民未有之盛萬世而下尊孔子之道者肅皇帝也夫旣以道尊孔子矣猶欲求孔子於血肉之軀由身而推之父由父而推之祖不亦愈遠而愈失其真乎夫孔子者禘天而郊義皇祖堯舜而宗文武者也非孔氏所得而私也若曰以孔子之聖必有親也旣有父也必有祖也則有孔氏之家祀在矣然則叔梁紇之祀非與夫啓聖之祀昉於肅皇帝也臣捧繹當時明詔本爲顏曾子思禮不先父食

故不得已而以諸賢之父配享於啓聖若叔梁紇之祀猶然公孫
洩之立疑天下後世者耳而謂可以慰孔子在天之靈乎矧欲聚
三世而合享之似族食一似社飲亦種種爲瀆而已凡禮不得其
說而求之於假借未有不流於瀆者也是故禮言君則有先君焉
臺臣周公追王之說是也言親親則有高曾祖禰焉臺臣同堂異
室之說是也未聞言師而猶及師之父與祖者禮曰始立學釋奠
於先聖先師周立四代之學虞庠祀舜東膠祀禹瞽宗祀湯雍祀
文王不聞推祀太王王季也於孔子又何疑焉總之以王禮事孔
子者知有爵之尊而不知有道之貴功利之見也以親禮推孔子
者知有生之本而不知有道之原血肉之見也言道者而苟以血
肉起見幾何而不以食色論性是功利之真種子而陷溺人之深
阱也此其說正與稱王之蔽相爲表裏甚矣斯道之難明而易晦

也孔子之道天道也無夾雜故無假借故曰江漢以濯秋陽以暴
崇奉孔子者亦明孔子之道而已矣以臣愚謂宜推孔子世家自
叔梁紇以上特立一廟於闕里以昭發祥之自至孟孫氏亦然因
罷天下學官啓聖一祠進顏路會稽伯魚於孔子之庭居四配之
上而十哲則降於兩廡路之長也點之賢也鯉之趨庭也正不妨
各率其子以傳聖人之道十哲稱始於五代後儒往往非之且於
顏曾多倍長之年於思孟皆私淑之列今降雨廡使不相歷一舉
而父子長幼朋友之義順所爲毫無假借者也抑臣有進焉禮葬
從死者祭從生者太學者天子之學卽古之明堂亦曰辟雍天子
臨雍而釋奠則踐天子之位矣行天子之禮奏天子之樂矣降天
子之禮樂而用侯等肅皇帝殆自貶以尊孔子耳臣以爲孔子不
王誠不當用天子禮樂而不知以天子而祀孔子則非行禮奏樂

不足以告虔若天下郡邑自不妨槩從侯等以涖祀者卽古之封域諸侯也恭遇皇上初登大寶幸學有日行且紹肅皇帝表章師道追堯舜禹湯文武之威千載一時臣媿未嘗學禮無以佐一得仰祈皇上敕下本部會同九卿科道將臣疏與臺臣之疏一并酌議要於至當以定孔廟祀典則斯文幸甚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修舉中興第一要義疏

王戊

邇者邊氛孔熾國勢瀕危沖聖在御宵旰靡寧然而中興之理未卜其要也臣竊謂救世者必先識天下第一義而操之往往於形見勢誦之外別有轉移而收功甚捷則今日之學政是已昔我高皇帝用夏變夷加意教化干戈甫定卽立國子監及天下郡邑社學博選天下儒宿有道術者爲學宮師士至以起家學宮爲榮資製臥碑以訓士所爲董正率作之方備至若國家通經積分之法

尤稱近古一時人才輩出化行俗美流風被於百年成化時軍興
告誦許天下生員輸粟入監浸假而及白丁煌煌虎觀遂爲錢虜
買豎子設肆雖有祖宗作養之法無所用之官師失職士習日圯
蕪之天下郡國更可知己臣聞之先正謂人才之生宏治不如成
化正德不如宏治至嘉靖又不如正德而今竟何如哉萬曆時征
倭征播征寧夏猶芟芟乎得之葉夢熊李化龍宋應昌其人乃今
邊事五年於茲而以經撫敗者踵相接河西旣陷沒聚天下之才
推敲五旬日無一當守關者推者未必任任者未必才則人才於
茲盡矣遼事之亟也當事者倉皇計兵食無所措通行天下郡邑
例得銀百兩買一青衿下至有司類攷亦以貲升幾令天下盡化
爲銅臭又何怪人才益日以盡乎先臣李承芳謂害天下人心莫
如學宮壞天下士習莫如科舉率天下爲惡無紀極莫如學官則

今天下之謂也今天下世道交喪矣士大夫容容苟苟不知忠孝
節義爲何事平居以富貴爲壘斷臨難以叛逃爲捷徑至於國是
日罄人心日競紀綱日壞刑政日弛封疆日蹙寇盜日邇祖宗金
甌無缺之天下不日拱手而授之他人亦孰非此學宮不識字人
所胚胎而釀之者乎則今日救世之微權亦畧可覩矣臣謹遵祖
宗舊制修明學政首停納粟監生以端天下之士習倘以軍興故
難廢事例臣請寬儒士一途優其資格得與粟監等而人之樂輸
亦已衆矣雖然事例之開有十一歸朝廷者乎臣嘗聞倒批一弊
至一咨而假監生六人通計近日監生假者強半他事類此所司
莫問焉夫籌邊者舍樽俎而議兵食以飛輓爲嘉猷筭計者忽經
制而事漏卮以條例爲長策皆計之左也必不得已寧賣官寧鬻
獄可也終弗以銅臭累士士習端矣而後論秀臣請天下下第舉

人必入監乃得入官而禁乞恩之例又令天下提學官每三年一選貢其法以歲考行之歲考發落後仍集一等生員再試經義策論選其優者一人貢入太學其有德行著聞者特拔之必選通學不分廩增附舊制也近者本部功令責成提學官三年中必歲考一周方待遷而終成故事間舉小府以塞責如臣鄉紹興不歲考幾二十年今以選貢不得不歲考而又省選貢一事是一舉而兩得也選貢之年不行歲貢每三年中縣學一選一歲府學如舊額而歲貢願入監者聽之於是國學士彬彬盛矣論秀矣而後議儲養臣請亟復祖宗通經積分之法凡監生自廣業厯六館而上至率性爲成才咨送吏部撥厯授官仍揀其不率教者或從革黜或發原學食廩非是皆得積分而授官古者太學之教七年小成九年大成計積分謁選亦當以九年七年爲率消速化之心非有大

故勿得告假至所以教之之方除臥碑申飭天下士子外宜畧倣胡瑗經義治事之意令士子朝夕學舍以明經爲主兼通世事如兵屯水利鹽法天文地理算數之類就其質之所近各習一事漸以類通官師以時考試又以其暇行射禮及雅歌琴瑟士因得以薰陶德性臻之大成儲他日之楨榦焉儲養矣而後議錄用國初監生高等多得授給事御史郎官而後稍陵夷也今請由上舍陞者舉人高等徑授九卿屬官次等授府州縣正官選貢高等得徑授小九卿屬官及府州縣正官次等授儒學訓導又次等授首領佐貳果爾人亦不必以科舉爲榮而漸復古鄉舉里選之意若官生入監亦一體序銓不得概從資格士之待用於學者如此其重而師帥之地不得薄爲資格愈可知也於是乎議官師國子祭酒豈無有宋訥章懋南陳北李其人乎必極天下之選弗以翰林爲

資格其六部諸曹必取新甲科與中行評博一體敘選并擢自教官之有聲績者斷不得以有司破甑爲借徑而提學一官尤宜選御史郎署之賢者如外任方面知府皆弗得調以簿書錢穀之困久而經術薄也所屬教諭必取諸副榜舉人及訓導之選貢出身者訓導用歲貢必限年年過六十提學官咨申吏部遙授訓導以充社師量支舊廩限年而報罷社旣得師而龍鍾者亦不至自廢以終身兩利之道也官師得矣而後議體統司成學憲其體統固甚貴也獨郡縣教官菲薄特甚每伏謁上司叩頭屈膝不異胥吏何以稱師嚴道尊頃者教諭聶雲翹建言請教官弗得行跪叩禮臣甚韙之自今教官見上司請如京官堂屬之體獨得自別於他途以伸士氣教官率天下爲惡無紀極率自奴顏婢膝中來也體統秩矣而後議激勸人師難得先朝宋訥陳敬宗爲國子師皆一

二十年不改官或終其身今法宜擇人而久任但增秩祿或至尙書師保其六館學憲皆議久任博士助教等得攷選爲給事御史如舊例次亦不失部屬提學官聽本部考成參其數而等之升京堂者數人超級而調者數人而最下者劣取焉其教官自副榜出身者徑升主事評事等官次得調國學其選貢訓導亦得升國學次得升府州縣正官而歲貢者亦降等可也總之粟途之例格而儲養不得不厚儲養厚錄用不得不優錄用優師帥不得不重師帥重體統不得不尊而激勸亦不得不異其法有相因而致者一舉而學政犁然復祖宗之舊矣夫學亦學爲忠孝節義而已矣學政之教行則天下皆知子不可以叛父臣不可以叛君四裔不可以叛中國舉天下之才蒸蒸咸奮於朝廷人心繇之而正國是繇之而明紀綱繇之而肅法度繇之而明政事繇之而立封疆繇之

而飭寇盜繇之而屏祖宗金甌無缺之天下繇之而固是沖聖中興之業不下堂序而奏也臣所爲救世第一義如此宋靖康之禍太學生陳東上書討賊留李綱諸士爭奮助之天子至用大儒楊時爲國子師卒延南渡之業於今可以鏡矣臣蒿目時艱不敢營心職外恭遇聖天子在御名世在堂張弛化瑟千載一時輒不揣狂愚一申芻蕘之見倘蒙採擇酌賜施行邦禮幸甚宗社幸甚

奉差事竣兩聞新命懇乞聖明辭免殊常陞擢容臣以原官

趨任以安分義以肅國家官常疏

癸亥六月

臣宗周於天啓二年四月內奉命差往南京公幹沿途接邸報於本年六月內奉聖旨改臣光祿寺寺丞及事竣復命行至直隸滄州地方復接邸報於天啓三年五月內奉聖旨陞臣尙寶司少卿臣聞命自天屏躬無地該臣先後望闕叩頭謝恩外伏念臣一介

草茅蚤蒙皇祖拔擢筮仕行人後先謝病家食有年一旦聖明踐
祚旁求遺逸不棄葑菲遂以臣不肖濫厠起用之典超序儀曹臣
逢不可爲不幸而所以致身於我皇上者亦既有其地矣不意受
事未幾涓埃罔効一歲而兩蒙殊擢洸厯卿丞遂躋下大夫之列
臣聞度德而授任者國家詔爵之典計日而効勞者臣子守官之
法故虞廷考績必以三載崔亮停年不廢資格凡以堅豪傑任事
之心塞宵小速化之路所裨世道人心非苟而已者我皇上以不
世出之資啓雲龍風虎之運仁賢輩集耆舊景從蓋嘗起以非常
之禮待以不次之典忠信重祿度越千古迨爵輕而濫官冗而枝
京卿如市清署無光每令言者有連車平斗之刺何至以微臣之
陋復事濫竽席未煖而輒遷班未列而又遷更爲近事所希有而
國家詔爵之典幾以臣一人益壞矣夫今之所爲京堂之選者或

起家謫籍或歟歷賢勞處之者未嘗無說而當之者安臣行能不及中人於國家無一籌之展一割之效徒以數年家食冒恬退之名猥與諸名德頡頏清華之地是終南果爲捷徑而夜光可以魚目混也豈不辱朝廷而羞天下士乎臣猶佩先臣莊景以三十年行人應召僅遷郎署以終若劉大夏張敷華諸臣皆以郎署有聲力求外轉臣雖不肖不敢僭擬先哲而良心夜氣亦不敢自後於人伏惟皇上收回成命革去臣今官聽臣仍以郎署効用前來供職他日累資序遷出入藩臬惟命之從從此羣臣不復懷微倖之心而皇上所以厲世磨鈍之道益已至矣豈獨臣一身分義之安已乎故事惟大臣得辭官臣六品小臣不敢上援然而廉恥之在人者終不以小臣而奪轉輾踟躕不勝狼狽倘以臣爲越禮控陳徑從罷斥庶不冒以退爲進之嫌仰戴高厚曷其有極臣謹於途

次候命不勝隕越懇祈之至

先臣忠清著節百年輿論允孚懇乞聖明特救議諡以闡潛

德以光鉅典疏

癸亥九月四任尙寶司少卿

臣惟我國家易名之典五年一舉至嚴也至尙論於百年之後愈嚴矣惟嚴故朝廷可藉以操勵世之權惟愈嚴故臣子益恃以彰不朽之節二百年來朝無倖典野鮮佚行煌煌盛矣而不有節已著於當年名且湮於沒世如故南京兵部侍郎劉棟其人者乎於臣則從曾祖也臣請節畧平生爲皇上控陳之先臣棟中正德辛未進士選庶吉士授編脩世廟登極與脩武宗實錄成賞銀幣稍遷左中允嘉靖甲申議大禮下詔獄廷杖六十復原官尋出湖廣參政歷河南左右布政南京太僕寺卿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卿南京兵部侍郎致仕卒賜祭葬祀郡鄉賢先是張孚敬甫釋

謁持肅皇帝繼統之議遠巡莫敢發而於先臣鄉同年友也又雅相善一日以疏草叩先臣且讓主名先臣正色拒之曰子老而博第不循分服官乃作此壞名教事乎孚敬拂衣去大禮議起諸同志咸依重先臣曰是故首阻邪議者遂同學士豐熙輩伏闕撼門哭激肅皇帝震怒坐詔獄廷杖者若干人先臣以宮僚與焉創甚得不死已而孚敬驟貴改翰林蒞任同館諸君子恥與爲列匿不見孚敬獨恚先臣曰元隆亦去我乎指先臣字也蓋孚敬猶冀以夙好相援而不虞先臣介絕乃爾以故坐恚反踰他同館者頃之孚敬浸柄用出先臣外藩矣既參楚政清真持大體政事之暇文翰灑然嘗遊赤壁命駕層梯題詩絕壁處聞者壯之竟以骯髒忤按臣意被論劾當事者心知先臣不爲動反得擢沐轄去在沐多惠政不詳左轄入覲脩贊朝貴人止青布二端朝貴人皆驚歎服

一時苞苴之風蕭然司故存羨鏹數千例入私橐長子乘閒言之先臣故不應一日呼子出政事堂堂故懸古鏡如輪令其子臨其下曰汝照面孔何狀能享此多金子慚謝即日去官所任滿歸不持一錢清風兩袖而已人以此益重先臣介節而先臣自處義甚高絕不爲朝貴所援浮沈清署久之始貳卿畱都旣去復起畱都前後凡六年不遷官以去嘗攝南銓京察考功薛應旂佐之所斥皆權黨至今稱之通籍四十年沒無餘貲家不擴一椽見於郡志張文恭元怵所爲列傳中可考而信也夫肅皇帝以尊親之孝荆千古未有之彛倫當是時豈不知將順可以希寵因人可以附驥而諸臣引經泥古斷不少挫至不惜頂踵以怒明主殉孝廟在天之靈一時人心士氣直與壬午諸臣勃發後先臣忝在櫻鱗之列九死一生或死或戍或不死特其所遭之偶異而是固難以優

劣定矣況先臣砥礪名行坎壈中外清風足以範俗介節足以匡時始終一致出處無瑕爲當世名卿之冠卽擬之鄉先達魏文靖謝文肅無多讓焉獨不得與豐熙共事諸臣同類而共稱之此亦忠魂所以化碧而志士以之撫膺而長歎者也先臣家無令緒門戶久凋臣以支庶幸讀先臣之遺書以有今日儼箕裘之可紹顧惟蓋以誰憐茲者恭遇皇上飛龍覃恩曠蕩澤被枯朽臣欲爲先臣邀一命之卹而事在年遠懷疏而止者再幸值茲五年議謚之日九原可作雖千載而上猶待表章況先臣百年人物臣猶記先臣請祭葬時會侍郎董玘亦請祭葬肅皇帝卽玘疏下旨曰棟固嘗以議禮哭午門者玘何爲者耶遂格玘而獨卹先臣棟云然則先臣當日一片血忠已獨鑒於肅皇帝不廢易名一節允矣臣查議禮諸臣如豐熙馬理楊慎等皆後先與謚先臣事例委與相同

伏乞皇上敕下禮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先臣錫與應得
謚法庶先臣既朽之骨可再造於華袞而國家徵信之典且有光
於曠世持此以淑世教礪人心詎曰小補之哉又寧止臣一身一
家生生世世之感已耶臣無任激切顛懇待命之至

天恩愈重臣義難勝懇乞聖明辭免殊常陞擢容臣仍以原

官在籍調理以終愚分疏

甲子十一月十七日五任太僕寺少卿在籍

臣原任尙寶司少卿於天啓三年九月內蒙恩陞授今職該臣以
分義自裁連疏引疾隨蒙聖恩準以新銜回籍調理并給與臣覃
恩誥命種種隆施俱出曠典臣戴此高厚輿疾里門方期與田夫
野老永祝聖壽於無疆以圖報恩萬一忽於本年十一月十二日
接吏部照會於本年九月初四日吏部題缺官事奉聖旨是劉宗
周陞通政使司右通政欽此臣聞命自天措躬無地隨於臣家廟

特設香案叩頭謝恩外伏念臣一介賤儒遭逢明聖一旦從田間廢棄屢擢清華正微臣捐糜報稱之日而遽爾乞身敢於負皇上之任使而不顧者凡以朝廷不恤高爵厚祿以待天下士又開之以額外之途斷不使一切匪人庸豎廁足其間以辱曠典明矣如臣不肖叨冒踰涯分宜先諸臣而退以彰清朝甄別之權則臣之自知甚審而臣之所以自處者猶竊有餘地云耳何意里居之席未煖也匝歲之間而遽蒙顯擢仰惟皇上始終帷蓋之仁真同天地父母之無量臣未嘗不感極而繼之以泣其如臣義不足以仰承何哉臣聞古人之訓曰君子進以禮退以義進必以禮故進而足與有爲退必以義故退而足與有守兩者相反而實相成乃稱臣節焉臣之進而不足與有爲亦既曉然自信於平日矣一辭而退終身不再計臣之義也尙敢復問人間事乎忽然而進忽然而

退又忽然而進進既不成其爲進而退終不成其爲退世有如是之脚跟可語於禮義者乎且皇上所以過聽在廷諸臣之請亟於用臣者謂非以今日之退於有守之義有足多乎哉果爾是以臣之退成臣之進也臣愈無以自解矣世道之衰也士大夫不知禮義爲何物往往知進而不知退及其變也或以退爲進至於以退爲進而下之藏身愈巧上之持世愈無權舉天下賢賢焉奔走於聲利之場於斯時也廟堂無真才山林無矯節陸沈之禍何所底止臣方懼以前日之進故惴惴焉辭太僕之命猶以爲晚何意今日之退轉成今日之進將敗壞世道實臣一人爲戎首率天下而趨之臣滋懼矣納言何地通政何官而臣以無行義之尤者一朝而處之豈不辱朝廷而羞天下士此臣所以輾轉踟躕有死不敢趨命也仰祈皇上鑒臣前日求退之心本非假托原臣今日已退

之身萬難復用仍量臣未任太僕亦萬無躡躋通政之理收回成命敕下吏部許臣仍以原官在籍調理臣邀天之貺或終得與田夫野老永祝聖壽於無疆而皇上之所以全臣末路者已不啻生死而肉骨之臣所謂生當隕首死圖啣結者也臣無任瞻望闕廷激切控辭之至

奉聖旨劉宗周藐視朝廷矯情厭世好生恣放著革了職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吏部知道

劉子文編卷二

明劉宗周著

涇縣潘錫恩校

恭承新命久病不能赴任懇乞聖恩俯容以原官致仕以全

晚節疏

崇禎己巳復職通政司右通政在籍

臣浙江紹興府會稽縣人中萬厯辛丑進士筮仕行人不及一考前後以丁憂患病在告者幾二十年天啟改元錄用廢籍諸臣蒙先皇帝起陞臣禮部儀制司主事二三年厯光祿尚寶累陞至太僕寺少卿時臣以分義自裁未敢拜命引疾以歸天啟四年九月內復起陞臣通政使司右通政臣復以舊疾未痊具疏控辭隨於五年正月內奉嚴旨削籍爲民追奪誥命自後屢掛彈章坐臣奸黨無所逃罪而先皇帝終貸臣一死屏息田間以有今日恭遇我皇上繼統中興首誅大逆肅清官府因念先朝屠毒播棄之餘悉

行昭雪一時忠良吐氣而微臣亦得以給還官誥仰荷天恩感激之下繼以涕零從此一邱一壑不終聖世之戮於臣有厚幸矣何意皇上過聽廷臣之言屢旨起用遂於崇禎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接邸報吏部題缺官事奉聖旨劉宗周起順天府府尹欽此欽遵臣聞命自天措躬無地謹北面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訖續接吏部咨文擬不日就道以終任使少効犬馬未盡之私而臣猶不容已於陳乞者伏念臣之以病乞休者數矣逮削籍以後目擊詔獄諸臣後先慘死多與臣有同心之誼臣禍且不測誓從諸臣於地下而偶不死臣遇獨幸臣心獨苦臣生來善病至此形神盡瘁不覺痰火痞結瘋瘍中於周身支離牀褥間與死爲鄰之日久矣一旦處存亡顯晦之際能不感恨平生之言負此良友所以心欲灰而身愈困輾轉臨歧不覺進退之狼狽也且臣資性迂拙才詭

短淺在皇祖時既以躍冶取憎久甘廢棄及蒙先皇帝不次之擢
正可戮力時艱與諸君子共效捐軀之義而又託之磴磴小節以
去則微臣之伎倆盡於此矣尙堪再策清朝收駑駘之用於末路
乎畿郡重地尹京兆者將表樹風聲爲四方則而漫以臣之庸劣
者當之其能免於瘵曠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茲者內察屆期聖天
子綜覈官方一洗京卿冒濫之穢如臣進不能致主退不能殉友
慚負平生侵尋老病正當首從罷斥敢復濫今日賜環之典以速
大戾爲此萬不獲已冒干斧鉞仰祈皇上鑒臣罪廢餘生果在久
病勢難前進仍念地方重任不宜久虛亟收成命准臣仍以原官
致仕在籍調理俾臣得苟全微命與康衢擊壤之民同歌帝德祝
堯年則臣身雖退臣報自存而聖朝所以激勸臣工之道亦寄於
此矣臣無任激切懇恩待命之至

奉聖旨劉宗周著遵前旨作速
前來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

面恩陳謝預矢責難之義以致君堯舜疏 已已順天府府尹

臣以廢籍越在草野久搜羸疾一旦誤蒙聖恩擢以不次處之今官拜疏乞骸未蒙俞允臣猶念不次之擢分義難勝方事再控而嚴旨催臣赴任遂扶疾前來勉圖報稱陛見之後踴躍懼呼仰皇上爲堯舜主輒不勝其致君堯舜之心平生誦讀實在於此恭惟陛下聖德當陽討大逆除大奸釐大弊一時作用業已跨絕勲華而至於堯舜之道所爲繼天而立極者一一行之得無猶以爲難乎孟軻有言責難於君謂之恭臣雖不肖敢不少陳狂瞽以報恩萬一臣聞之堯舜之道仁義而已矣出乎仁義則爲功利爲刑名其究也爲猜忌壅蔽與亂同事此千古帝王道術得失之林也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靡寧時舉祖宗盛事召對文華或至夜分雖堯舜之憂勤弗切於此矣猶以爲未也益躬親細務朝令夕考勒限

回奏庶幾乎太平之立至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速近功何以效唐虞之治乎夫今日所急急於近功者非遼事乎臣以爲遼事不足圖也不見堯舜之世以干羽格有苗乎往者敵得遼地不能守無意窺關久矣卽我之不能驟得志於敵亦夫人而知之也神聖在御遐方來同永寧一捷已足爲東北之先聲今誠得在事之臣以屯守爲上策簡兵節餉修其政刑而威信布之需之歲月未有不望風稽首者而陛下方銳意中興刻期以用兵爲事當此三空四盡之日竭天下之力以奉飢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博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幸而一戰復遼矣從此雄心好大日事干戈以敝中國如秦漢故事則亦近功之念有以啟之也夫今日所規規於小利者非理財之事乎臣以爲今天下之民力竭矣堯舜在上一民飢曰我飢一民寒曰我寒此豈人衣而人食之

哉成賦有經其所以取之者儉也陛下留心民瘼惻然痾瘵眞無
忝堯舜之仁而輒以司農告匱一時所講求者皆掊克聚斂之政
正項之不足繼以雜派科罰之不足加以火耗又三四年并征水
旱災傷一切不問其他條例紛紛大抵輾轉得之民手爲病甚於
加賦敲扑日峻道路吞聲小民至賣妻鬻子女以應勢且驅而爲
盜轉而淪於死亾當是時也有司以掊克爲循良而撫字之政絕
上官以催征爲考課而陟黜之法亾以若所爲欲求國家有府庫
之財不可得已且今日猶曰邊儲孔亟耳長此不已一旦帑藏充
盈或珍奇玩好土木神仙封禪之事作則皆言利之習有以敗之
也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有不勝其繁苛者矣事事而糾之不
勝汰也人人而摘之不勝誅也於是名實觀而法令滋張頤者陛
下嚴贓吏之誅白宰執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可謂得救時之權

矣然貪風不盡息也爲其所以導之者未盡善也堯舜之世禮官
多而刑官少故畫衣冠民無犯者善乎賈誼之言曰禮禁未然之
先法施已然之後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曰不廉而曰簋
籩不飾其禮遇臣下類如斯矣故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無狗彘
之心所謂禁於未然者也往輔臣劉鴻訓以犯贓蒙嚴譴雖法在
不赦臣猶爲揆地惜乃近者厥庫諸臣既發覺其見在者矣又勅
問既往不已積弊相仍事屬曖昧不無懸坐爲贓此而置之重典
是謂不教之誅頗傷士氣其他一切詿誤指稱賄賂者卽業在昭
雪猶從吏議從此深文巧詆杜天下遷改之路益習爲頑鈍無恥
矯飾外貌以欺陛下士節日隳官邪日甚陛下亦豈能一一問之
昔張武受賄漢文賜之金錢以愧其心天下化之則刑罰之不如
禮教彰彰已且陛下所以焦心勞思躬親細務而不辭者正以未

得天下賢人君子而用之也昔者堯舜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故能成無爲之治陛下亦嘗搜羅遺棄遍天下矣而所嘉與而樂用者多奔走集事之人方且以摘發爲精明以告訐爲正直以便給利口爲才譖又安得天下賢者而用之卽得其人矣求之太備或以短而廢長責之太苛或以誤而成過有動遭罪譴已耳夫堯舜之所以稱聖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當是時天下之聰明才智豈復有加於堯舜而堯康衢必訪舜邇言必察故能合天下之愚以成智今陛下聖明天縱卓絕千古諸所譬畫動出羣臣意表遂視天下以爲莫已若而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自以爲不及益務爲謹凜救過不給讒諂者因而閒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陛下幾無可與託天下矣夫天下可以一人理乎恃一人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關其忠則陛下之耳目有時而壅矣憑一己之英斷不

使諸大夫國人不得哀其是則陛下之意見有時而移矣方且爲
內降方且爲留中不報又何以追喜起之風而奏雍熙之上理乎
哉且夫以王之案爲國本死也而不蒙身後之卹至今誣賊未豁
則邪正之辨幾何而不混乎挺擊一案與楊左移宮高魏紅丸同
宗社至計也之案宜死則楊左高魏亦宜死而逆璫之專殺且有
功而無罪矣門戶二字數十年來不知殺天下多少正人傷天下
多少元氣自陛下登極嚴旨禁勅冀與天下登蕩平之路而葛藤
之說猶未盡除陛下矯枉過正至欲抑君子以平小人之氣用小
人以成君子之功是消長漸分而前日之覆轍將復見於天下也
唐虞之世豈無讒說殄行乎願陛下熟察之也然則兵陳而不戰
財散而不私刑以不殺爲威求天下之賢人以自輔遂可以希堯
法舜乎未也堯舜之道堯舜之學爲之也學之大者在執中數語

陛下生符堯舜聲色不在御宴遊不邇躬危微之辨固已得其大端而至於求治之心操之過急不免醞釀而爲功利功利之不已轉爲刑名刑名之不已流爲猜忌猜忌之不已積爲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於焉默證此心之出於道者止此仁義之良而精以擇之一以守之則隨吾心所發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中道在我矣中者天命之性仁義之極則也仁以育天下義以正天下自朝廷達於邊境舉而措之陛下已一日堯而舜矣夫堯舜非絕德也陛下之心卽堯舜之心也心之中卽堯舜之中也有爲者亦若是而已矣又何難焉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不爲堯舜更無下堯舜一等可爲昔者宋神宗用其臣安石用兵西北紛紛言財利以新法禍天下則功利之毒也漢宣帝起於民間周知情僞用法無私趙蓋韓楊不得其死說者謂漢業衰於孝宣則刑

名之過也唐德宗強明自用指姜公輔爲賣直恥見屈於正論而
甘受欺於羣小卒有奉天之禍則猜忌壅蔽之爲患也此皆三代
以後不數得之英主而操術若此禍敗若彼則堯舜之道信乎不
可以不學故也伏願陛下超然遠覽以堯舜之學行堯舜之道舍
己以用天下之賢省刑薄斂與天下更始乃始制禮樂以化天下
直接三千年旣墜之聖統則宗社幸甚斯文幸甚方今陛下有爲
堯爲舜之資而在廷諸臣不能進之以堯舜之道御極以來求賢
若渴啟沃無聞致陛下覃思治理猶在漢唐宋間諸臣不先意以
承之則後事而將順之至所急急於表章者乃在故相張居正其
人考居正立朝無不出於功利刑名確然申商之學與堯舜正相
反至舉其奪情一節亦爲亡身殉國之事幾何而不率天下於戾
乎世教不明人心不正莫甚於此方今救世之本正在人人言堯

舜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作以惑世誣民而倡之自陛下始惟陛下
不以爲難斷然設誠而致力焉臣愚與有榮施臣不識忌諱限字
過違明例然欸欸愚忠必如是而少盡并祈聖明矜宥臣無任感
激披陳冒干斧鉞之至

奉聖旨這所奏不無迂
澗然亦忠蓋該部知道

京兆職掌久廢王畿治化未宣仰祈聖明嚴飭定制以奏到

隆疏

己巳十月初八日

臣惟古者京兆尹之設畧視外二千石而體貌優異時或判以親
王遇事專決卽刑部御史臺不得抗衡焉蓋輦轂之下籍以肅清
奸宄奠安黎庶爲天下樞非斤斤簿書錢穀之任也國朝定制頗
倣前代然其事之以撫按分隸之以五城御史責任不無少輕積
而至於今日不過爲各衙門錢糧轉輸之地或轉輸之不以時則
計部之參罰首及順天將謂本府力能得之所屬州縣而事又未

必然異時外解不前徒費文移絡繹卒無當於緩急之數往往呼之而不應令之而不行法玩人弛誠有如臣同官魏光緒所言者止因各屬之賢否不關臣府故雖有統轄之名而血脈不貫又因本府之耳目未周各屬故漫無賢否之狀而舉劾難行至是而京兆之權陵夷極矣又何以彈壓輦下爲一人承流宣化表率首善之則於天下乎以故履斯地者率視爲傳舍人懷苟且之志或計月待遷或卒歲而遷曾未有以三年淹者誠如是則雖有趙張包歐其人亦無以自見而胥吏轉得以長子孫習爲奸利若大興宛平二縣尤稱親民之職也處勢愈卑在事愈難亦惟以錢糧一事奔走於各衙門如奴隸而傳舍其官甚於臣府上下之間相率爲偷惰日甚一日地方之事遂以日廢畿輔之民遂以日疲茲者聖天子恢宏三五之理思得吏稱民安與天下更始因惓惓於久任

之法更調化瑟千載一時寧獨遺此首善地臣不才謬承簡任受
事伊始日夕冰兢思得一當以圖報稱義難默默而處於此敢祈
皇上深維天下治化之所自起特重京兆事權許臣衙門得考察
屬吏如撫按其平日查訪賢否許臣歲遣風力推官查盤倉庫獄
囚因得悉其官評以備舉劾仍自臣掌印官以下酌行久任之法
其本府推官必用新甲科俸滿之日一體考選大宛二令或用新
甲科如外縣例或轉自外縣徑論部俸一考之後得陞員外郎如
此則人心知所激勵法令可以漸施一切前跋後寔之病皆有所
不受而風行於畿輔不難矣臣雖不才近在聖明延植之中一切
考功法惟聖明所躬課或民生未遂或教化未行或紀綱不立或
風俗敗壞或人心澆漓或城狐社鼠公行白晝爲民害者皆一一
問臣坐臣以罪總期不負古京兆職掌而止至於簿書錢穀之事

臣雖不敢不黽勉救過然非臣之所以報皇上也仰惟皇上特旨申飭仍敕下該部酌議久任等法立賜施行倘積習難破事權難假請自今以後州縣一切未完弗關臣衙門考成永著爲令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邊事萬無可虞京城宜先內備懇乞聖明發帑大賚以固人

心以張國勢疏 己巳十一月初三日

臣惟國勢之強弱視人心之安否而已人心安則國勢自張上之人所以先事而綢繆者固將無所不至也而況一旦有事之際乎方今羽書告急口口合衆犯邊漸事深入致聖主焦勞於上臣工竭蹶於下亦旣調遣四出兵勢漸張敵不日將自退而無如所在人情洶洶四方之民靡至而入京師煤米爲之騰價臣雖下令禁之而不得貧民有漸失所生者況三冬之日啼飢號寒之衆填塞

道路此輩半係賊徒遇奸宄不逞者起而呼之便能揭竿爲亂至於營軍素稱疲困枵腹荷戈尤當體恤天下鷺凌反側之象未有不乘飢寒而起者則亦不可不預爲之計也夫以皇上聖明不世出天寶篤生以昌我明億萬載無疆之祚業已聲靈赫濯廟算全操一時文武吏士計無不爭先用命亦何有於深入師老之敵人而惟是內地之景象若此不能不重煩聖明之慮皇上誠能亟下令暫撤九門七門煤米諸稅使商賈鱗集物價自平隨降一手詔發內帑一二萬金一給地方各舖煑粥以惠貧民仍收養之各舖中一以賞京營守陴者一以賞營兵出援之家屬使無內顧憂更發太倉米數千石以平糶出預給軍士月糧三月亟運通倉以抵之將一舉而京師之民懼動若雷然後迺命五城御史會同臣府行保甲之法以戒不虞隱然有寓兵於民之意環京師之民以衛

一人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而折衝禦侮之威卽在於此所謂聖人有金湯者此也抑臣猶有說焉五城兵馬坊官雖城院之首領而實爲臣外屬臣與城院固共於地方者也必彼此聯絡一體上下相呼應而後可以行法自臣受任來兵馬坊官無一不至臣府參謁者臣雖有區區文告固已令之而不行聯之而不合一官亦贅旒何當於地方有無并祈聖明申飭臣書生不能籌邊而責在地方當以民生爲急內憂爲先姑効此欸欸之愚以佐緩急惟皇上採納施行

欽奉明旨措廣德意以拯畿輔遺黎疏

己巳

臣待罪京兆目擊地方飢啼寒號顛連溝壑之狀則不勝酸楚不敢不引爲己辜前蒙皇上特命五城設廠施粥少延旦夕之命復該刑部員外郎李若遇有疏奉聖旨京師五城及在外設養濟院

收卹孤貧者在功令近來有司漫不加意徒飽貪吏饕民深可痛恨順天府及各撫按查明修復積穀備賑以時給發務令貧民沾惠該城流殍拯救掩埋各城御史設法議奏巡方總約著都察院進覽本內稱謚諸臣還各稱名任該部知道欽此臣捧誦之下仰窺皇上加意熒獨真不啻天地父母之心而所以責成臣府者又如此其切臣敢不仰承德意而推行之少塞職掌之萬一臣謹按祖宗令甲如養濟有院惠民有局漏澤有園旛竿蠟燭有寺歲時粟布各有差自畿輔推之天下法至備也而後稍湮沒已臣請倣故事斟酌行之臣查京城各坊有舖房不下五百區向以之銅鬪毆平民爲阱於國中者也今下令禁止專以收宿貧民免於露處宵殞之患且簡殘疾老弱之不能就食者量給以粥餌俟來春查入養濟院其壯者除遠方流至外皆按籍遣還使歸農力田死者

給藁瘞之約每歲一冬可費銀二千兩行之數年京師之爲顛連而無告者亦已無幾矣至今積穀備賑尤係祖宗良法美意小民所恃以託命而近來有司往往視爲文具卽臣府所屬開報動百盈千半成烏有念此項錢糧原無額設不過取之贖鍰捐之公費而近以遼餉雜項皆有額派所餘無幾此外又有平糶一項以哀之是竭澤而漁也以臣之愚今日亟宜捐此三項爲地方備賑地俟賦役書成儘有冗濫可清以補餉額倘舍是而令有司以設法區處不已難乎雖然畿輔之民所以日困而日瀕於死亾者亦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異時朝廷一切大典禮大賞賚率給輦下勢不得不加派民間及事已而所派不除遂爲成額後事復然畿輔之賦遂甲於天下可爲不均之甚矣如鄉試錢糧當派之八府會試錢糧當派之天下一切上供之費何獨不然則加派之令宜公也

至富家大戶一經報商千金立盡有預買之苦復有加墊之苦曷
不令各衙門官任之而苦小民爲則編商之令宜罷也錢糧之有
火耗也自臣府而上解戶交納每百兩必加兌三兩小民已不堪
命矣若進宮子粒每錠五十兩又明加滴珠七錢是皇上身自爲
壑也上供之七錢民間之七兩也而火耗之弊遂中於有司而不
可問則禁革火耗之令宜自上始也贖鍰之有透支也詞狀不得
不愈濫以爲民病臣查大興一縣前任倪卓爾按院透支至五六
百金奸書因爲奸利乾沒錢糧復數千金此數千金究將誰抵亦
終波小民而已一縣如此各縣可知一院如此八差可知則透支
之弊宜斷從撫按禁也行此數端亦足以少甦畿民之困矣而其
要在慎選良吏持之以久任之法今天下吏治之壞也實自轂下
始誅求之今日峻而官吏益得以因緣爲奸敷衍變易不常卽有不

肖之吏以行其苟且之政如臣五日京兆無論矣大宛知縣皆不滿歲輒報遷問其故則曰事多掣肘不可久也審如是官則得矣其如小民何昔齊桓公獵而賜老人食曰願賜一國之飢賜之衣曰願賜一國之寒誠能慎選良吏以撫循其民使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則一切人衣人食之計亦有所不事而已躋斯世於仁壽之域矣臣所爲仰承德意與比部之言相發明者如此仰祈皇上敕下該部一一行臣之言使恩波不竭於平日生意不匱於目前則一番明旨庶不徒託之空言而微臣亦得以少逭溺職之罪此畿輔之幸而實天下生民之幸也臣無任激切控陳之至

遵旨回奏疏 已巳

該兵科都給事中張鵬雲條陳兵事內及招集屯丁之說奉聖旨近畿屯丁招集劉宗周議奏欽此臣頃因外患孔亟令集諸生講

求備禦之策有府學生員王廷禎言所屬州縣有屯丁可備調遣
臣甚韙其言聞之兵垣兵垣卽以上聞臣隨訪求掌故漫無可考
惟據科臣劉道亨有議復京屯之疏言選屯爲軍鑿鑿可行臣謹
按我成祖文皇帝奠鼎幽燕有山後降夷四十八萬內除十二萬
入三大營剩有三十餘萬安插內地散處順天所屬州縣地方各
給以屯地編爲戎戶近衛神京其自朝陽關外南北六里及於通
州三河寶坻日城東屯自東安霸州及於永清固安日城南屯自
懷柔及於武清涿縣日城北屯凡三屯共二百八區自來原隸京
營至萬曆二年始附所在有司管轄臣念此輩受國家豢養二百
餘年生齒日繁豈無一日可以恃緩急而此數十萬人者按族而
求亦豈無一人足備千城之選近者時勢孔亟勢將招募天下勤
王以張敵愾之氣此輩近在畿輔一呼可集道里之便資糧之省

實相倍蓰惟是年久事移尺籍隸於有司歲有巡按御史經理屯政必能洞其原委仰祈皇上特飭屯政御史速行查訪如果屯丁可用令兵部行文各州縣逐屯挑選精銳計三十六萬人中每三十人而挑一人亦可得十萬人星給資糧器械或遣官領送軍前効用或存留該州縣自爲城守之計事定之日有功員役一併優敘仍世世復其差徭亦今日救時之一急著也臣以迂疎叨有地方之責日夜傍皇莫知所出惟有固人心聯信義爲無形金湯少紓報稱茲承明旨不敢不據實回奏伏惟聖明鑒察施行

再申人心國勢之論以贊廟謨疏

臣頃以邊報告急具疏條陳大旨在固人心以張國勢請皇上發帑大賚優恤軍民先爲城守之計未蒙省發計廟堂之上羣策已集萬無取於迂疎之說乃今敵入遵化告矣我援兵猶未集也意

寇鋒甚銳不敢向邇勢且漸逼而南臣有地方之責處勢倍亟於羣臣蓋嘗熟思審處而知天下之大計終不外乎人心臣雖啟其端而未竟其說不揣迂疎請復以安人心之要爲皇上備陳之其一曰安民心京師五方雜處一切大奸大宄隱匿其中旬日前臣衙門首有白晝殺三人者爲捕官執去則此輩之待時而發者何可勝詰也況又有數千飢民挾以逞乎今五城業行保甲之法令居民自相保聚而猶未足以相使也京師之大無賴之徒飢寒之衆一呼而至者不下數萬人苟能有以用之卽成數萬精兵化一切奸細爲腹心又何必過爲之慮而罷召募之役乎今須亟立義勇營令各甲開報給以資糧器械統以大將使成一軍一旦有急可以相使民心之所恃以無恐者此也其二曰安軍心京軍素稱疲困自奉旨清汰之后稍生怨咨近蒙皇上發帑優恤人始有挾

續之權乃烽火未望國門而盡驅萬衆以城守業已過於張皇矣
猶不更番休息一夕以風雪死者三百人則總督李守鐫之撫循
其衆果何如也臣請皇上嚴敕諄讓仍一面親臨聖駕弔死扶傷
以感動之視此鵠形鬼貌之徒終不可用以戰鬪但得安其反側
而已人人干城矣其三曰安土心臣聞保甲鄉約相爲表裏既有
保任之法則不可無約束之法而鄉之能約束其衆者非土而誰
臣請令每坊中各舉老成行誼之士爲約長用以訓戢里中兼察
奸宄講求備禦之術舉比閭族黨之民翕然而聽命於士以待上
人之調度事定之日擇其勞著者不論舉監生員題請優錄其有
鄉紳富民率家丁上城打擊有功者另與優敘以此爲令而土有
不感發而興起以圖報稱未之有也其四曰安大小臣工之心時
事之極也大臣務觀望而無一力擔當之勇小臣工議論而鮮卓

然可舉之策一旦敵薄都城欲得鎮定如于謙忠謨至計如葉盛張寧輩苦無一人此無他忠義之性不立而一往才具亦無繇以迸露也今請亟下令敵至通州諸臣中有倡爲邪說以誤宗社計者立斬以殉敵至近郊諸臣中有倡爲訛言以搖軍民心者立斬以殉彼諸臣者進有死而退無路安得不并心同力以報一人所謂彼與我死我故得與之俱生是也其五曰安遠近地方之心昔張巡以縣令抗安史兵數十萬卒全江淮乃今日前鋒一逼而石門驛官以牛酒迎矣則州官縣令轉相效尤可知也臣請皇上先遣一上方亟誅開門而迎者并望風輒逃者至鄉官生員人等降敵者亦如法乃營一大軍於通州營一大軍於都城近郊或於孫墩地方隔水而陣後以待援兵之集前以收潰卒之逃兼可十里列隊遞輓漕糧而進則收拾遠近人心之一策也而其本尤在皇

上自安其心昔寇準決親征之策瀆淵之後保及百年亦賴其人
主信之而不疑靖康以後遂不可言今日宗社大計惟皇上斷然
主持以宋事爲鑒合上下爲一心聯遠近爲一體以守則固以戰
則勝又何有於燎原之撲滅臣所謂固人心以張國勢者如此臣
草疏已畢有府學生員毛銳陳城守之策於九門外掘品字坑復
遠以土壘使彼不得近而我可施其堵拒之力袁督師嘗行之雖
出下策亦可用也謹以其所具呈詞上聞并祈皇上敕下該部施
行

極陳救世第一要義以祈聖鑒疏 己巳十一月

頃者有生員劉栻從良鄉來誦言良鄉教官安上達之死節也緋
衣一慟集諸生講君臣之義而闔邑之矜紳弁笄有臣死其君子
死其父妻死其夫者一時轟轟烈烈之狀眞足以制敵人之死命

而趨之東歸使所在地方皆得一教官如上達者爲之倡則進之
必能殺敵退之必能嬰城天下事奚抵於壞繇是觀之道學亦何
負於人國哉夫宇宙之所以綱維而不毀者恃有人心以爲之本
而人心之淑慝則學術之明晦爲之也三代以上有堯舜禹湯文
武爲之君而天下無人而不學無事而非學學之名可以不立及
夫世衰道微臣弑君子弑父仲尼始單提直指之爲萬世鵠至子
思孟子而說愈詳凡以存幾希之脈爲君父閑大倫也自後推流
揚波則漢有賈董隋有王通唐有韓愈宋有周程張朱上下數千
年不過寥寥數子遞衍其脈而終亦不得大行其道於天下或遭
讒被錮以死然世道卒賴以不墜亂臣賊子時或制其欲而不得
肆功亦偉焉明興太祖高皇帝以天縱之聖遠接二帝三王之治
統獨表章紫陽氏使人奉韋絃家傳布菽二百餘年人文背項而

其學焉而最著者則有薛胡陳王四君子馴至萬厯之季有高攀龍卽宋儒楊時遺址講紫陽之學而世遂以東林名其時若馮從吾鄒元標鼎分講席與攀龍並推晚年一出卒遊逆璫之禍以死幸我皇上登極首表遺忠恩綸駢渙攀龍已日月爭光而近時言者猶指一二異己者推入攀龍之黨以爲世誣雖以方大任之賢而不免焉臣竊痛之臣考攀龍當日門牆高峻自一二同志外鮮與通臭味者卽他人之爲講學者或聚徒千百人肩摩轂擊遍天下而攀龍獨否惟一意躬修力踐發明君父之大倫以衛世道獨不便於小人小人遂從而疾之必殺之而後快今其骨已朽矣更誰爲黨者卽有之亦且嚙指相戒改換頭面以保目前之富貴以故起廢遍天下而氣象不過如斯試問今天下亦有開首善之堂朝於問業夕於省成如馮從吾者乎亦有處統均之席提醒一世

良心扶植善類如趙南星者乎亦有紀綱是司借上方劍討君側之奸如楊漣者乎亦有錚錚封駁諤諤昌言以澄清世道自任如魏大中周宗建者乎則人才至今日而盡矣非徒無理學并其假理學而盡非徒無事功并其假事功而盡非徒無忠義氣節并其假忠義氣節而盡令今天下猶有假焉者亦何至國論日卑士氣日下任敵騎之從橫無能建一奇出一策以紓君父憂而城下受盟之使日相望於道路乎故曰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不好名夫天下未嘗無人才也特患人主不能瞭然於邪正是非之辨以爲去取耳韓爌之再入中書也曹于汴之長憲也雖未能大有所爲以副聖明之望要其立身本末猶自可原一夫已矣何至爭爲羅織此外若張鳳翔之綜覈李邦華之振刷朱世守之端方胡世賞之清謹亦皆起廢中有用之才猥以時危見短或次第罷去或以

詿誤繫廷尉識者方謂老成人不可不惜旦夕望皇上開使過之門而立異同之見者無不鼓掌而稱快朝處一人焉坐之曰黨暮去一人焉坐之曰黨猶以爲未足特設爲四面之羅使天下之人不出於假道學則出於假事功不出於假忠義則出於假氣節人主又安得有用賢之路乎嗟乎寇禍之亟也正臣子臥薪嘗膽同舟共濟之日而小人之不得志於官爵者輒乘機逞報復之端卽大任有戒心焉謂非一罵道學不足以自脫於東林免異日之禍而不知其立論之舛所關於世道人心非渺小者彼方慮其假也而惡之此轉慮其真也而假之居今之世而欲避假之名勢必出乎至誠爲惡而後已是率天下之人禍仁義也昔宋有僞學僞黨之禁南渡終於不振如朱熹者異時人主雖有生不同時之歎而眞魏之徒仍遭擯落今天下之勢何以異於是攀龍之學業已蒙

皇上表章不得千古請弗再以其地里名號設阱於天下使後之爲攀龍者不至窺左足而不敢前則世道幸甚臣小人也生不知學處此時艱尤不敢以口舌滋風波而目擊邪說披猖生心害政將來寇患之禍有不忍言者故敢因教官之節而推言之惟皇上躬先聖學日就月將曉然示天下士大夫以孔孟之鵠使人人知有君父之大倫而致士姑從隄始請皇上先用特典旌卹安上達進翰長宮坊等銜以爲當世勸庶幾我國家金甌無恙之天下不令天下不識字人相率而壞盡臣不勝跂望祈懇之至

冒死陳言開廣聖心疏

今天下何時也寇壓門庭環京師四面數百里之內無不受其蹂躪而僅以斗絕孤城聽皇上之自爲守幸旦夕無恙已耳於斯時也臣子卽欲私其身家性命不與君父共安危不可得乃皇上且

得不與臣子共安危乎念及此而君父一體之情已在目前一時
理亂安危之大計可得而言矣臣聞古之言敗亡之道者必曰不
信仁賢夫不信仁賢則人主孤立於上而已亦何以爲國今天下
恨不得賢者而用之然豈無一人足以當皇上之信而皇上以情
面二字概事猜疑舉大小臣工盡在皇上疑關中往來日積月累
結爲陰痞有識者固已憂之一旦國事至此諸臣負皇上任使不
忠誠無所逃罪業已天嚴震疊輕重伏辜而臣以爲皇上亦宜分
任其咎昔禹湯罪己其興勃焉今日第一宜開示誠心爲濟難之
本日御便殿延見羣臣相對如家人父子從此君臣相得萬化自
張以票擬歸閣臣以庶政歸部院以獻可替否付言官而一人主
持焉不效從而更置之不必坐錮之以深其罪諸臣感皇上知過
無不爭自濯磨以殺敵爲事旬日之間奏功闕下未可知也乃者

聖謨淵遠方且益示以不信之端一切軍機悉取獨斷卽召對時
屢率皆落落不合以罷如征討重任必用文臣提督定制也而今
以不信文臣之故專付之武臣之手試問總理滿桂果以何時出
戰度用兵幾伍調將幾路總理之謂何而令祖大壽以跋扈逃申
甫以睚眦隙其他入援諸將大率視此則桂果能以寡取勝乎夫
皇上今日所倚重者莫武臣若矣張鴻功以援兵潰也而與之戴
罪侯世祿以援兵潰也而與之戴罪萬一滿桂失事又何以處之
朝廷縛一文吏如孤雛腐鼠而視武健士不啻驕子漸使恩威錯
置法紀不靈詎可令天下見乎至是而文武之途盡矣舉天下無
與託國者必將轉思其可信之人而曰吾舍一二內臣無可同患
難者內臣又乘閒在上前謂左班朝士不足信益務以沾恩自結
於上於是總提協之命稍試以城守而闕以外次第委之乎夫城

守其易者也鮮衣怒馬之輩取壯軍容則可矣乃欲十萬京軍一朝而統以素不相習之人事權不一號令不齊能保無萬一之慮所恃皇上特加申飭以勝厥任况再事推轂而進乎自古來未有宦官典兵不誤國者唐魚朝恩宋童貫可爲千古炯鑒豈皇上聖明慮不及此夫亦不信其臣之念浸假以至於此在皇上亦付之無可奈何而不知處危急存亡之日舍天下士大夫終不可與共安危卽內臣可信人主義不得獨私第還之以本等職業而匡濟已多不必與聞軍國事也漢臣諸葛武侯之言曰宮中府中統爲一體黜陟臧否不宜異同又曰親賢臣遠小人前漢之所以興也親小人遠賢臣後漢之所以敗也臣每念及此未嘗不歛衽飲泣痛恨於先帝之世仰祈聖明翻然感悟念祖宗付託重任安危之機間不容髮直從焦勞憂患中自轉疑關以親內臣之心親外臣

以重武臣之心重文吏則太平之業一舉而定也夫臣之所言皆皇上所不樂聞者也中貴人又從而嫉之然臣爲宗社計安危終不敢以一身計利害故不憚冒死垂涕以聞惟皇上垂察抑臣聞寇本不多皆亂兵逃民助焰而日張今或出師有期當先下招降之令降者待以不死一切軍民優與安撫又多方設問以疑之如此而寇勢自解也并祈聖明採擇施行

微臣奉職無狀束身待譴以明臣紀疏

庚午二月二十六日

臣不肖承乏順天一月而遭邊兵之變自尊化以南涿州以北其間城池之破壞男婦之屠戮畜產財帛之搶掠廬舍之焚夷官與吏之或死或逃或降不知凡幾而臣忝居輦下撫有二十七州縣保釐重寄之謂何例以封疆之罪亦何辭焉且臣自受事以來一籌莫展以錢穀則徵發後時以刑名則奏報失實卽近者臣府有

積書舞文而發覺不早致一肯奸宄之充斥則紀綱法度一切廢弛可知此尤其罪狀之彰彰者止緣臣迂疏性質試之以事而輒困重以軍興旁午百責攸萃今日之京兆非復前日之京兆而臣愚處此有不勝其瘵曠者矣方今敵氛漸退正國事鼎新之會如封疆失事諸律業已次第昭布多用重典臣方在待罪聞近又奉有御札惓惓以理事安民爲訓益用悚然於心無以自解至指斥庸鄙之狀尤爲臣一人寫照尙能靦顏在位不早服厥辜於聖世乎爲此席藁上請仰祈聖明亟賜處分念此封疆失事不得獨寬於京兆賜之顯戮惟皇上之命或以臣事權不屬罪止瘵曠姑從末減亦惟皇上之命總之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臣紀固然此義不明異時臣子有偷生以辱國者封疆之禍所以未艾也則亦臣之所不敢出也臣無任激切惶悚待命之至

奉聖旨京府職事正限劉宗周但著實用心料

卓正氣集
卷四
理不必引咎
該部知道

敬陳地方善後事宜以祈聖鑒疏
庚午

臣惟國家不幸而遭兵革之變十餘年來漸入漸深至今日而我
內地二十七州縣之間屠者屠破者破圍者圍擄掠者擄掠所在
幾無完膚已而轉攻他郡勢益張甚幸而卽退地方之事已不忍
言若不及今亟加整頓巨細料理將來之禍恐不止此而此地之
不化而爲異域者幾希臣叨地方之責夙夜憂惶莫知所出敢以
一二善後事宜爲皇上告卽諸臣有已言者臣職掌所不廢也以
臣之恩今日第一宜慎選有司地方之寄有司也視撫按司道而
綦重有司不得人則平日無以撫循其衆衆無固志聞警潰矣今
各州縣士民有斬關而出城者爲非良有司也宜亟選才品兼優
之士更置之自今州縣官缺預令京朝官各舉所知或於銓注之

日另行甄別考其身言試以書判必用甲科而甲科爲長其朝氣可乘前途可策也至於撫按激勸之方必撫字爲先催科爲後教化爲先刑罰爲後乎自有良有司而地方之事可次第舉矣其一曰招撫流亡大兵之後斯民之轉徙於四方者不知凡幾也業已下招撫之旨矣而招之之方與撫之之具安在法宜先設粥廠次計版築次給牛犁種子勸以農業惟是錢糧無可設處請捐自內帑昭朝廷弔死問孤之意量縣大小與所傷重輕或萬兩或五七千遣官齋詔徧加慰諭仍招租三年以優恤之小民庶有樂生之望乎其一曰清除道路南北通衢商旅之所出入冠蓋相望自經外患所至雲擾地方諸不逞者盡化而爲兵衝突不常是處梗絕延及中原九塞大可寒心法宜令所在地方官於通衢處所五里十里設兵巡哨遇有前項不逞之徒立與擒治仍令佐貳等官不

時稽訪以防禦之其各村堡務自相團聚有能擒捉送官者立行賞格而通衢之地所設驛遞夫馬尤宜量還原額稍寬行旅以餘地蓋此項錢糧朝廷原借以惠養貧民而此項役夫地方亦藉以流通血脈貧民無所養勢必化而為盜血脈不通勢必壅而轉生他變不見西砲之留滯濟寧數十日以驛遞裁革藉口乎則今日利弊之源與與除之故正未可以一言盡也其一曰選練民兵古者寓兵於農後世易之以召募至有養兵之費今國家物力單匱安得盡養天下之兵分畿輔而綦布之惟籍民為兵猶是民耳一旦有急可以相使不至如前日之無備宜亟令州縣官稍乘農隙勵眾講武大縣籍五千小縣三千編以部伍給以器械較以騎射節以進止行以賞罰就中推才力出眾者為之長以次而上立以名色訓練既久人人干城之寄矣臣考各州縣有屯軍歲久化

爲民而其籍故在臣嘗言及之說者以爲屯丁終不可軍也曷不
等視民而籍爲兵乎此曹居守則免其繇役入衛則給以行糧環
州縣拱護京師而京師安州縣舉安矣其一曰通行保甲夫保甲
之法未有不行於平日而可驟得其效者豈有事可行平日反不
可行乎有事而行之亦文具耳城門一開而文具已不復問矣謂
宜敷所在地方官於前日所已行者再加申飭要於可久使十家
爲甲十甲爲保十保爲鄉鄉擇賢者一人立爲長以約束其衆朔
望讀法誦高皇帝六訓訛訪賄盜不得相容犯者連坐行之既久
化行俗美國家有道之長恒必繇之卽一昔有儆而奸細盜賊固
可按籍而問已凡此通爲二十七州縣言也有獨詳於大宛者焉
一在罷加派之令以甦民困異時朝廷遇大典禮大繇役皆通編
省直弗專坐兩縣可也一在罷和買之令以甦商困異時朝廷有

大供億大物料皆召買自官弗簽商富戶可也又有獨詳於京師者焉一在命五城各立煤廠使民間緩急有備一在禁坊廂坐鋪之法使地方不得乘機併害一在逐優人小唱土娼諸色人出城同籍使一切奸宄無所出沒可也猶未也有司良矣而州縣官有邊俸之例每三年行取至大宛不滿一年矣誠念其煩苦也將地方何賴若臣衙門固天下首善地也必大法小廉各舉其職而後稱師帥之任乃速化之習吏甚於兩縣自臣到任以來屬官遷去者五員問其俸多三五月耳更何職業可稽且迎新送舊費復不貲近者本府推官到任兩縣供應至百餘金使一年而三易推官費且三四百金矣每署而季遷一官歲費數千金矣無怪兩縣之叫苦稱難而不能旦夕待也今請亟於一府兩縣以外通行久任之法如兩縣委稱煩苦不妨徑論部俸或及期之日治效彰著先

加部俸以示勸而人情有倍於鼓舞者矣方今聖天子痛懲喪敗之餘人人皆飭事事責成媿臣不才不足以稱任使亡羊補牢審能行此數者於一時善後之策未必無小補統祈聖明敕下該部酌議施行地方幸甚宗社幸甚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敝習與時艱交困懇祈聖明特加申飭以少效京兆職掌疏

庚午三月
初七日

頃該臣不職自陳席藁待罪間奉聖旨京府職事正殷劉宗周但著實用心料理不必引咎該部知道欽此欽遵不勝汗惶夫以臣種種庸劣而處聖明之世卽不從封疆起見亦已無逃三尺何意聖度如天開之以自新之路且念職事殷煩勉以用心料理正微臣畢智捐軀桑榆晚收之日也而臣於此竊有請焉臣之所可自盡者心耳至於料理之有當與否則臣之才終有不敢自必者非

徒病於才也且窘於勢京府之職莫殷於錢糧一事臣於二十七
州縣屬也而各官賢否不關臣口居恒相視途人耳積玩之極并
錢糧考成不顧矣日軍興之告急也積逋未完臣不敢自諉於催
科之拙至今日檄催明日守催今日提經承明日提解戶臣握三
寸管已自覺語言無味而無奈在當之者竟付之充耳如正月間
派買料豆部限甚嚴臣檄如雨至今未報者有大宛房涿通霸豐
懷等州縣又派凍糧運車至今未承者有涿寶房保等州縣問其
故不曰殘破不堪則曰凋疲有素是固然矣其如軍興之幾誤何
哉此臣所爲早夜皇皇也至五城兵馬司雖非臣屬實與分地方
之責其間職事相關違玩之習更有甚於州縣者一煤炭也臣府
發價三月前遲至今日而中城之報完尤後一保甲也臣累行申
飭見奉明旨而空文見報者僅東西中三城此外併其空文杳然

矣一掩戰骸也臣奉旨移會各司雖嘗助役之十一而法不及兩縣遠甚屬者春膏愈化浮土就堅臣累次行文令其加土加築未應也不得已躬行踏勘前至蘆溝見中城之役覆土甚淺臣當令地方設法廣其基高其封以示永久而臣心始無遺憾更有一骸不埋并一字不報如北城者置明旨於何地凡若此者皆臣所爲窘於勢而難於料理者也况重以臣之不才狼狽其間乎哉方今聖明撫積弛之運加意振刷臣子稍涉詿誤大者誅死小者褫斥臣何敢復加吹索以遺不測傷一時平明之理然苟不一言之後有重大事亦必漫無炤應轉相擔誤臣不足惜如國事安危何仰祈聖明特加申飭於五城二十七州縣許臣摘其尤玩者不時參處俾得臣少展四體畢其區區之心臣愚厚幸再炤京師首善之地尤在大法小廉風清弊絕臣雖不肖誓當關節不通以肅輦下

其有大奸大宄壞法亂紀者終不敢藉口於勢之難行而溺職其

間并祈聖明申飭

奉聖旨府屬錢糧文移漫不遵奉豈成法紀劉宗周還嚴行申飭再有違玩參來重處該衙門

道知

附議屬官之去留以重地方疏

庚午五月

本年四月二十六日吏部題爲欽奉聖旨事奉聖旨這遷謫各官
崔炤今銜降一級調補外任內除李逢申見在究擬外其高鏗監
兌完日再行考核并魏尙賢王守履都著以降級照舊管事欽此
臣查部疏臚列如本府通判黃廷鵠俞昌言推官李雲鵬及大興
知縣楊樸宛平知縣蘇希轍皆在降調之列一時本府兩縣幾於
空署所繫地方安危非淺鮮者今何時也患在門庭軍需旁午重
以輦轂之下奸宄生心卽臣府衙門非得分猷共理之人亦鮮克
有濟而況兩縣有地方之專責者乎先是去冬外患洶洶兩縣新

推正官皆到任無日臣不得已具疏請就近陞補且素知樸之才而及之吏部因改推樸與希轍於資格實爲少屈而二臣受事以來亦頗手口拮据不避勞怨以佐國家之急乃今日禍患未平也遽使之卸擔以去繼二臣而來者未必盡才如二臣况在外則曠日之難期在京亦識途之未熟何如姑留二臣以資幹濟而炤王守履例以行之卒亦未嘗顯戾明旨也至推官李雲鵬士民有保留者矣詢其故僉云折獄平允雖保留或近時之濫套不敢遽行其說而都下人情與外省直不同非可以要結得之總之在事諸臣其當年降調之故多有本非其罪者故當事者往往量從優處以至於此而今者嚴旨已頒臣亦不敢槩邀反汗惟是地方之事爲重輾轉踟躕不敢不冒昧上請仰祈聖明敕下該部再查諸臣勞勩或酌量人地緩急以分去留使一府兩縣不至於空署無人

則地方之幸而微臣所藉手以免於尸曠之罪者亦在於是矣

敬陳祈天永命之要以回阨運以鞏皇圖疏

庚午六月

臣自敵兵宵遯畿輔一塊土重洗口口卽海宇頓解倒懸之困生靈已悴而復蘇宗社瀕危而再安說者謂此番匡攘天實祐我聖明啟中興之運有非人力之所能爲者而臣獨悚然於天難諶命之不易也則今日省躬克己之端致治保邦之術其可以漫焉塞責乎不揣狂瞽敢以祈天永命之說進唯陛下試采擇焉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皇天無德惟好生是德故人主之代天而理天下也首法天心務以元氣長養成就天下而一毫腴刻之私不得而設焉所以受天明命也雖有秋肅不廢春生雖有雷霆不勝雨露天道然也法天之大者莫過於重民命則刑罰宜省宜平而陛下自卽位以來勵精振刷不免以重典繩臣下遊黨有誅封疆失

事有誅已足爲天下創矣猶未也又因而及一切誣誤者方且重者以杖死輕者以謫去又其輕者以降級戴罪紛紛狼籍朝署中半染赭衣而最傷國體者無如詔獄一事卽邇者易應昌之以回奏獲罪也風紀大臣而亦處之以詔獄詬辱箠楚下同奴隸將何以厲寵臣之節且應昌之罪坐越獄一案過於平反意在昭朝廷矜疑之德非果有出於欺罔也以平反爲欺罔則必以煅煉爲忠直承而望之蒼鷹乳虎之輩且接踵於天下矣陛下留心民隱雖嘗置登聞之院下欽恤之詔惟恐天下有一夫之含冤而煅煉之門業已聞於臣子又何有於匹夫匹婦之賤臣恐天下從此重足而立也一門之內大者可殺小者可論按籍而誅之卽令果無冤民乎其如以律爲教民無所措手足何臣願陛下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詔獄自今臣子有罪一槩下法司處分仍寬易應昌罪案

開天下平反之路則祈天永命之一道也法天之大道者莫過於厚
民生則賦歛宜緩宜輕而陛下自卽位以來軍興告匱不免以重
歛責小民宿逋旣誅見征必盡已足爲天下病矣猶未也又攢及
來年之預征者方且有司有逮司道有罰京堂有坐催節節追呼
閭閻中安問雞犬而最爲民厲者無如貪官汚吏卽邇者御史蘇
炎之按貴州也一旦以輜重行李被訐於監司不意煌煌持斧將
墨吏望風是責而身坐穢跡非得之贖緩之透支則得之薦舉之
報謝禦人國門抑又甚焉夫以巡方而贖貨又何問下吏之操守
尤而效之釜魚甌塵之風遂空谷於天下矣陛下留心吏治亦嘗
嚴火耗之禁慎科罰之條惟恐天下有一物之失所而誅求之令
業已併於國中又何有於爾俸爾祿之輩臣恐天下從此側目而
視也兵興以來老稚轉溝壑壯者散四方竭澤而漁之卽令苟濟

國事乎其如腹心已潰肢節無容瘳何臣願陛下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新餉俟賦役全書既定以節省之物力抵之而還有餘不盡於民間仍查勘蘇炎賊證有無通行風憲官犯賊律示天下以撫字之倡則祈天永命之又一道也雖然陛下天之宗子而輔臣則宗子之家相也自神廟以來士大夫朋黨相軋使忠良盡遭屠戮而殺機先發於內閣尤自熹廟以來士大夫賄賂公行使帑藏日淪虛耗而穢德亦先聞於內閣陛下深懲既往期得天下第一流人協夢卜之求一時參大政者卒本之特簡出於人情物論之表諸臣遭際不可爲不隆則報稱不可不力臣尤願閣臣體一人好生之心弗驅除異己構朝士以大獄終國家朋黨之禍弗寵利居功阿人主以富強釀天下土崩之勢則所以終奏此祈天永命之功者相臣實與有力矣故曰體元者人君之職調元者宰相之

功臣以至愚極陋荷聖明任使處茲重地終不敢營心職業之外以取罪戾乃臣固天下有司長也承流宣化皇上將臣一官是問而目擊煩刑重斂之政所在病民處首善之地不敢不引躬自責遡流窮源復進之黼座之間政本之地竊自附千秋金鑑屬者恒陽不雨上殷睿慮齋祓有加冀有以仰答天心臣當率先露禱不幸有犬馬之疾久在註籍屏躬夙夜無可自將款款之忱又以備成湯六事之一二伏惟聖明矜其狂瞽少寬鈇鉞之誅臣愚幸甚宗社幸甚

奉聖旨畿邑災警屢旨撫綏劉宗周職司民牧未見料理時方憂旱齋禱輒又稱疾不違實職不脩空託條奏且本內字畫多訛上天等字俱不高擡敬頓何在姑不深究寫木書役著行重懲所請首除新餉節省物力朕所深願但軍興急需何法措應并賦役全書何法速成劉宗周必有便計即著明白奏來該部知道

遵旨回奏疏 庚午六月

臣於本月二十二日爲祈天永命之要以回阨運以登皇圖事奉

聖旨畿邑災警屢旨撫綏劉宗周職司民牧未見料理時方憂旱齋禱輒又稱疾不遑實職不脩空託條奏且本內字畫多訛上天等字俱不高擡敬慎何在姑不深究寫本書役著行重懲所請首除新餉節省物力朕所深願但軍興急需何法措應并賦役全書何法速成劉宗周必有便計卽著明白奏來該部知道欽此除臣席蓐待罪外理合遵旨回奏臣乃得竭其愚悃以畢區區未盡之說仰副聖明之萬一臣惟天下事有本有末如治病者察症有標本而後可施其針砭之功今天下之所不足者非財也卽國勢之強弱亦無與於軍需之足不足也臣卽以遼事言之敵人之初發難也一總兵失事何足損國威萬一直度外置之可耳而顧急急於興問罪之師自此而失開鐵而失瀋陽而失遼陽廣寧及於今日浸入內地孰非常事者一念貪功喜事有以階之爲禍哉袁崇

煥之圖恢復也。嚆口五年而思踐其說，度無剪滅之日，勢不得不借款以結局。卒啟難端，此二者近事之明驗也。繇是觀之，經國無遠圖，而欲徼倖於難必之功，未有不坐困天下者也。今而後請姑置恢復二字不言，可乎？誠不言恢復二字，則遼東一鎮原設之兵，儘足以固圍遼東一鎮原設之餉，儘足以養兵新兵，新餉安所用之乎？保敵人之不窺我虛實也。莫若令沿邊州縣三輔之地，各選土兵就民壯快手名色，而推廣之，酌州縣衝僻，自三百名以上至千名，量給口糧器械，以時訓練。一旦有警，進可戰而退可守，乘今日死傷相弔之後，人人飲血，驟與以鼓舞之方，而所在成有勇知方之衆。今日民不可爲兵，必俟召募，必俟調遣，而用之，則前日昌黎取勝，當不出白徒之手矣。至於口糧器械之資，聽以本縣錢糧自行設處有事而爲兵備，餉之額無事而歸農，懸餉之額，秋冬而

講武備兵之賞春夏而務農懸兵之賞審如是卽不能盡廢新餉
又何取於五百餘萬之多而況有賦役之節省足以相抵乎哉臣
近於順天一府賦役清出冗員冗役冗費等項約至一萬六千餘
金已足準續派雜項一萬二千三百而有餘推之天下亦猶是也
賦役一書聞該科院業有次第臣復操何法以從總之清賦之法
清其賦之隱於民者什一清其賦之耗於官者什九清役之法清
其役之冒於舊者什一清其役之冒於新者什九如此而於節省
之方已思過半矣若此外更言節省尤在進求之廟堂之上臣聞
之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豐約士大夫不言多寡言非無賄之
患也故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陛下第躬修明德於上而天下化
之士大夫孰爲競錐刀者人行節省之政事事有節省之規又
何患財用不足至所謂屯鹽之策鼓鑄之宜頗關今日措餉急著

草堂正氣集 卷四
則有司存焉而臣以爲今日聖明在上斷以收拾人心爲第一義
卽國計邊防總在所後自古未有民貧而君獨富者尤未有人心
豫附中國又安而四夷不從之賓服者此正醫家治本之說也乃
者聖明軫念民瘼遇災思警眞不啻痲瘵在抱其所以從事於根
本之地者固已無所不至而當事之臣不能仰承德意一時紛紛
計慮多出桑孔下終不免再尋覆轍以禍人國臣竊痛之臣迂腐
書生不敢不以六經之道事陛下願報主有心司牧無術誠不能
逃瘵曠之誅荷陛下原而赦之不究臣敢不夙夜乃心勉修實職
稱一日之任使伏望聖明矜察

縣帑告匱已極人情濫觴無窮懇乞聖明亟定經制以垂永

久以裕國用疏

庚午

臣聞古之善理財者必有一定之經制而後可以節濫觴之人情

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言傷財害民皆自無制始也今天下之財病於無制久矣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者自朝廷達於郡縣所在而是而臣終不敢越俎而言朝廷之經制請姑言其在郡縣者臣自去秋蒞任卽知大興宛平兩縣錢糧之弊囚首發積書奸吏侵盜稅糧罪案追贓正法并問從前蠹孔所坐一一思與釐剔會口口入寇羽書旁午拮据不遑久之兩縣始各以五年經費冊來報則見大興縣自萬厯四十五年起至崇禎三年共那借過經費至八千四百六十二兩零宛平縣自天啟三年起至崇禎三年共那借過經費至八千四百二十一兩零業經前任府尹劉澤深題請奉有巡按御史查明設法通融銷補之旨至今未結也方今前逋未銷後連繼之矣臣謹按兩縣經費皆取給於舖行稅契大興每年兩項約共徵銀八千餘兩宛平每年徵入并大

興通州協濟約共六千餘兩原以供郊廟朝廷大禮大役不時之需而餘者各衙門年例支銷亦有常額也然年例之漸不能不授以濫觴至於今日種種陋規月異而歲不同計五年中有撫按透支禮儀每年至三五百金者有各衙門私用夫馬皂隸每月至百金內外者有戶兵工三部檄用車輛無算者有各衙門書辦皂隸舖司工食私增名數不等者有五年編審舖行科道紙張工食動支至千餘金本縣編審催頭工食動支至二百餘金者諸如此類難以枚舉多例之所不載者也卽例之所載者內之如禮儀房打掃如廣盈庫染墊外之如五府六部等衙門動支筆炭紙張印色等項撫按入差及本府太僕寺等官上任修理舖陳等項各所費不貲亦往往事在可已額非原設而最稱繁重者無如鄉會兩場協濟臣考往牒萬歷十九年間鄉場協濟額設七百餘金而今浮

至一千八百金會場協濟額設九百餘金而今浮至一千七百元
至鄉會武場亦復如是皆所謂濫觴之弊也至是而每歲之所入
已不足供其所出重以官府非常之役倉卒見告束手無措不得
不事那借借院贖不足則及大糧借大糧不足則及雜項而吏胥
遂得以因緣爲奸轉手之際朦朧開報莫可究詰七八千金宿逋
有自來矣此而不亟爲之設處將極重之勢何所底止臣因念邇
者皇上特設科院董修天下賦役全書就全書所載一賦一役皆
國家惟正之供猶鯁鯁議汰議裁不遺餘力況全書所不載爲事
例之濫觴者乎臣以爲例之所無者當裁之以法一切報罷可也
例之所浮者當裁之以義悉行釐正可也如鄉會兩場皆當亟行
樽節以復舊規或加派省直以益之可也而要之皆非可以空言
勝也頃者兩縣正官並缺臣檄署印官將前項冒濫事例必稟臣

府而後行一時漏卮少塞乃中府以年例筆墨責大興稍不應輒
鎖縣役去當此之時雖有強項吏豈能一一力抵權貴人爲朝廷
守此金錢則爲縣官者不亦難乎昔孔子簿書正祭器而獵較之
風息於今亦有簿正焉臣請皇上特命賦役科院將兩縣經費冊
逐一磨勘可汰者議汰可減者議減因刊定例款書冊附於全書
之後凡非冊中開載一槩不許應付從此經制既定雖有貪官汚
吏不得開乾沒之門雖有權勢私交不得假侵漁之路將一年而
那借塞三年而物力盈還之於下可寬編派之額積之於官且輕
物力之差於以造福畿輔之民豈曰小補而宿逋之銷不銷可無
問已臣迂腐之資目擊帑藏匱乏無能措手不敢不力行撙節爲
天下先舍此別無他術仰祈聖明敕下該部會同賦役科道酌覆
臣疏立賜施行輦下幸甚臣等府縣官幸甚臣無任戰慄待命之

至

畿輔凋殘未起聖明軫念時殷謹竭愚悃仰承德意以固邦

本疏

庚午九月

臣待罪京尹有日媿無絲毫補於地方頃從邸報中屢繹明旨仰見我皇上慮切民艱當地方殘破之後亟欲起流離瑣尾而置之生全以爲邦本計至悉也至以撫綏專責之府縣有司則臣於所屬州縣其敢以膜外視哉惟是病廢日久一切不能料理每從州縣文移往來間問民疾苦未嘗不耿耿於心苟可以爲民請命者臣終不敢放過也如大宛則稱有僉商之苦中人家一經報商則千金立盡以其預墊之爲累也及上納本色又以鋪墊累故領價雖倍於所估而反不免有傾家之患今度此役終不可罷也當令商人先領價而後收物料至內府錢糧仍聽各衙門官收官解

庶可少甦商困如外州縣則稱有派買料豆之苦既運津矣又運
薊矣又運京矣官價不滿半而里胥坐派之細戶猾者多乾沒焉
紛紛科歛雞犬不寧小民尙有樂生之望乎倘疆事尙無了期此
後宜稍增其價召商承買不以累富民庶可少甦民困抑又有錢
糧火耗兌頭之苦頃大興縣民魯虎納大糧八兩二錢而糧戶勒
耗至九錢是加一取耗也臣已久行申飭而猶若是則從前積弊
尙忍言乎至進宮子粒有加三四者矣問其故曰進宮有滴珠有
鋪墊是明坐加一而衙門吏書遂得藉口需索以濫觴至此則莫
若法行自近先除上供之近例爲有司倡而兌耗之弊不革自罷
至大興等縣嘗請平糶銀兩矣積儲小民之大命而奪於平糶者
半又議孤貧月糧及節孝優卹皆另行設處計設處之方惟有多
罰贖緩爲民厲而已不然恐積儲終屬之虛文而全以平糶奪也

則新餉之當免者一昌平等州縣嘗請典舖銀兩矣大兵之後富民莫保其家力不任質卽流寓者又挈貲而遁向所取之酌分者勢難望門懸坐也間有開張如故而官家增一番酌分典舖復增一番子錢承平之日富民猶自不堪況此日之貧民乎則新餉之當暫免者二通州又請祇候馬夫銀兩矣該州以賑濟之故并一州各官俸薪盡行捐助能復留以助餉乎於此而必取盈焉恐本官點金無術也一州如此他州縣可知則新餉之當暫免者三至各州縣庫吏之告苦也大率半年而破家蓋州縣公費無多又額存節省勢不得不坐筦庫以賠墊而此賠墊者有司又多以迎奉上官如豐潤一庫書在事一年而墊撫按關三院交際卽至三百金能不轉輾償之小民乎則新餉之當免者四至輿隸人役之紛紛見告也業虎而翼矣猶恃有僱役錢少塘其齒吻卽僱役不無

虛冒近已釐之賦役全書中又加抽扣焉是翼餓虎也委吾民以魚肉又孰厭之則新餉之當免者五而臣於此而重有感焉民生至今日困極矣惟畿輔之困視外省直更甚外省直之民困於征繕者役有常供賦有定額至畿輔則頭緒紛然錯出今日僉商明日報役今日派莊頭明日撥墳戶官吏得以因緣爲奸勲璫得以轉輾肆虐遂不禁日朘月削以趨於盡況重之以兵燹更問子遺自非爲人上者解煩滌苛一意與民休息持之以數年之久鮮有能復其生理登之小康者借曰軍興告急奈何以天下之大不能寬此湯沐子孫乎邇者盜賊公行輦轂之下不時見告孰非飢寒所迫以至於此者漢臣有言安之耶抑勝之耶如安之之道除前項輕徭薄賦外莫若有司躬行教化講鄉約以蒸善良行保甲以戢奸宄而刑罰非所先焉彼固所謂勝之而已今日法網不可謂

不密而奸愈起盜愈甚何故臣嘗奉旨著保甲事宜爲都人倡而
權在五城動多掣肘臣每至地方講約居民多感動者至閩司坊
官以保與甲位署多茫然不解又何論條教之詳條教且不解何
論身教蓋先王化民成俗之道久矣其不講也臣於是知今天下
遂無吏治矣世道之衰民生之困何日之瘳惟聖天子毅然以古
昔盛王爲法先撫字而後催科重教化而緩刑罰使天下則而象
之惠此畿輔以綏四方天下庶有太平之望乎臣羸病日久恒恐
一日報恩無地不禁款款之愚倘蒙聖明不以爲迂救下該部院
行臣之言未必無補於地方萬一自此而放臣之身臣有餘幸原
係列款條陳字數逾額并祈聖恩矜宥

微臣患病不能供職懇乞聖恩俯賜罷斥以昭分義疏

庚午

臣叨中萬曆二十九年進士筮仕行人天啟元年起陞禮部主事

二年改光祿寺寺丞三年陞尚寶司少卿連陞太僕通政未任削
奪崇禎元年起陞今職總計臣通籍以來三十年於茲而實在仕
籍僅將六年其餘皆棲遲家食之日止因賦質甚羸半生多病不
堪自效犬馬故屢事乞骸以安愚分既遭削籍若將終身何意晚
年再際聖明起臣田間擢以今職辭病不允屢勉趨朝處首善之
地竊欲躬行教化爲天下有司倡及乃蒞任未幾卽遭邊釁兵事
倥傯動關臣府拮据萬狀遂不暇問京兆職掌而地方殘破早已
開罪於守土爰於本年二月有束身待譴之請蒙皇上不加顯戮
勉臣以著實用心料理臣感激天恩從此益矢乃心竭乃力無一
事敢忘料理冀少圖報稱乃臣素有羸怯之症拮据一載心血盡
耗又因水土不調漸傷脾胃時嘔時痢元氣益虧向蒙聖恩假臣
調理未及痊可因事見朝又復註籍會祈禱雨澤奉旨切責旋復

見朝繼之以補驗煤斤而臣愈不勝其委頓矣數日以來吏書之抱贖而前者臣昏憤無以應輒報罷而去更何問料理之能蓋効心可以許國而臣力不能以從心臣其敢不早自引決以重遺地
方之咎爲此萬不獲已懇祈聖明念此輦轂重地終非病臣可効
瘵曠已深亟賜罷斥則所以全臣今日之分義者實於斯爲至而
區區首邱之私始終得遂啣結固不足道也惟聖明憐而許之臣
無任力疾控陳待命之至

奉聖旨京尹事劇正須實心辦職劉宗周著加意料理不必引疾求去該部知道

再懇天恩臣病萬難供職仰候罷斥疏

庚午

臣於本月十七日爲微臣患病不能供職懇乞聖恩俯賜罷斥以
全分義事奉聖旨京尹事劇正須實心辦職劉宗周著加意料理
不必引疾求去該部知道欽此臣捧誦溫綸不勝惶悚夫京府爲

天下之劇司皇上之所鑒也當地方殘破之後國計民生料理倍艱又皇上之所鑒也此而責之以實心辦職其所以策勵微臣意良獨至臣敢不奉以周旋而臣亦嘗反而求之果能身視民家視事乎肅清輦轂稱首善乎於此有一毫之或歉便已積成瘕曠開罪聖明死有餘媿不幸又繼之以病處心愈苦曠職愈甚卽今沈痼之身氣息奄奄腹堅如土上下痞隔臣猶口勉強對吏書遣發諸案而精神恍惚照管難周百弊乘之將如皇上加意料理之旨何念及此而臣尙可一日在事乎哉嗟乎人臣策名委贄身非已有死生以之矧遭際聖明不世出一旦從草萊起崇班何忍遽爾言去卽臣三十年病骨久與溝壑爲緣其間屢進屢退雖不能以三年淹而終未敢果於忘世黽勉此出一博桑榆乃今者犬馬之力已竭區區之心無可自效狼狽支離通國之人知之而獨不爲

聖明所鑒察將謂別有假託苟遂私圖此臣之所大恐也欺罔人臣之大惡而臣故蹈之平生所學之謂何仰祈聖明俯鑒臣病萬非假託特允臣請賜之罷斥庶得別簡賢才副京兆之職則皇上自爲地方計委出於此而亦臣之所以爲地方計也如臣不肖不能仰副皇上責成之意展轉於懷辜負聖恩直當結之生生世世以圖報稱臣無任激切再陳之至

奉聖旨劉宗周職任京尹正當實心幹辦以遵屢旨何得堅求

自便類請不已該部知道

微臣久病難痊續申前請懇恩終賜罷斥疏

庚午九月

臣因患病不能供職於本年七月內兩疏乞骸未蒙俞允煌煌嚴旨勉臣以實心辦職者不一而足且責臣堅求自便使微臣處此無地可容不得已力疾見朝會科場在事拮据正殷臣以疴然病魄日夕飲冰惟恐開萬一之疎虞而今幸已告竣矣自此府事稍

閒或得優游臥理一面便於調攝以就痊可徐圖幹辦少報鴻恩
臣之願也不意臣病日痼臣體愈羸前者猶患在脾胃而今則轉
眩於神明晝忽忽以健忘夜怔忡而廢寐至於膽汁上溢膀胱下
遺醫者謂此二陽之症發於心脾人不常見衰年得之多犯不治
者臣念病勢如此報恩之日亦已無多惟有奄奄坐斃以身殉官
已耳然其如尸曠之日積何哉時方多事畿輔重地政須彈壓之
得人內有京尹外有撫按兩者提衡而論不謂京尹一官果可從
臥理也前者撫臣方大任以病請而皇上允其去按臣董羽宸以
病請而皇上允其去今道臣張春復患病而皇上又行查勘賜允
有日矣此豈皇上有私於三臣哉地方之責重而自便之圖有所
不暇問也獨何至於臣而斬之臣平生無他伎倆止此一片愛君
憂國之念矢之天性雖退處之日長江湖廊廟總無異視卽臣受

事以來朝斯夕斯無一刻不從地方起見幾於寢食俱廢智短才
困羸病之軀遂不覺浸尋以至於劇皇天后土實鑒臣心使臣力
有一毫未盡尙可勉效之君父則臣終不敢爲乞骸之舉況屢旨
在前凜然斧鉞臣寧不知所以自處至於一請再請而不已臣之
心有不勝其若割者矣總之臣身不足惜而地方之責終不可負
伏望聖明鑒察儻念臣前後惻誠委非矯飾亟賜允放使臣雖不
肖不致以口曠之罪久遺之地方則於綜覈職業之中而寓曲成
人才之道亦勵世磨鈍之一大機也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關豎毆辱縣官疏

庚午

本月二十一日據大興縣典史王邦瑄呈前事內稱本衙皂隸穆
貴張登結煽欺官故悞公務向因悞事本府左堂供辦具呈府丞
案下蒙批經歷司究解見禁未結豈期張登拉弟內官張進忠於

本月十九日闖入經歷司罵詈不遂於二十日統衆數十人箭衣戎扮哨入衙門公堂案座等物悉行殘毀衝入衙內辱打家眷毀裂卑職冠裳一應器用什物打碎一空聲言要銀二百兩方息見有郭內相進衙勸解并遭扭打碎衣可證等因到臣復據經歷司經歷姚元愷大興縣署印縣丞宋光墀各具呈前事到臣臣不覺髮豎隨拘皂隸張登審鞫口稱內官張進忠果係登弟則登之挾勢陵官固無辭於戎首矣乃張進忠者何物刑餘而敢於咆哮公署凌轢職官至闖縣官之私室毀器裂衣公行毆辱明與縣官爲難實與京兆相讐此其目中尙知有朝廷乎以闖豎之賤而陵侮有司旣難乎爲有司假隸役之忿而報復上官更難乎爲上官此其所關係紀綱之陵替當何如者而不特此也臣嘗奉旨行保甲事宜首禁梨園戲子以正風化勢不得不行五城兵馬司查緝至

於文票絡繹乃吏目吳時聘一舉犯禁者申臣正法而遽受內官
孫國用之辱臣因其事不若邦珵之決裂故不行題參今本官竟
以此爲城院所劾日不繇批委妄肆需索而不指其需索之實且
誣本官爲越職趨承是本官得罪之故臣實坐之雖毛舉不一端
而卽此足以快國用之心中國用之計則爲國用之類者安得不
效尤而起視士紳不如奴隸乎吳時倘有闖司空之堂圍閣臣之
宅以逐大僚如天啟中故事又何以禁之語口涓涓不已將成江
河縣縣不息將尋斧柯臣不肖受事輦下竊爲皇上持風紀將一
切豪貴不法是問乃前者京兆之令不能行於司坊致一受侮於
宦豎今者少府之威又不能行於輿皂致再受侮於宦豎將異時
宦官一切壞法亂紀之事自今伊始而皆自臣等不職以階之則
臣罪滋大臣懼滋深臣雖抱疾求去義難默默仰祈聖明敕下司

禮監衙門將張進忠提問正法少警將來并查城院參疏究孫國
用應否爲梨園戲子欺陵吳坊官至吞聲不敢訴以夫則所以肅
清輦下爲四方之則效維萬世之治安實於是乎在在臣等與有
榮施

劉子文編卷二

涇縣潘錫恩校

